

# MUMAC

ICOM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2022年 第14卷 第1期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中文版）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2022 年 第 14 卷 第 1 期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 (中文版)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根据 CC BY-SA 4.0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发行。



作者在保留稿件版权的同时，授予本刊首次发表权。此外，作者同意知识共享署名许可协议，即允许他人在指明作者与本刊首发权后分享其作品。

对于在本刊发表的作品，作者可以就非独家发布另行签署附加协议（例如将其发布至机构知识库或出版的书籍），但前提是指明其首次发表于 UMAC 期刊。

我们允许并鼓励作者在供稿之前和审稿期间在线发布其作品（包括在机构知识库或个人网站上发布），此举可促进有效交流，让更多人更早引用已发表的作品。



封面图片：

艺术与物件介入（Art and Object Engagement, AOE）项目的一位参与者正在仔细地把玩和观察一套（共 12 件）木制字母玩具中的部分积木，日期不详（AHM006696），麦考瑞大学历史博物馆。有关该项目的探讨参见 Thogersen 等人的论文。

©photowrite; Effy Alexakis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

第 14 卷第 1 期，2022 年 5 月发布

umac.icom.museum

图片编辑：吉娜·哈蒙德（Gina Hammond）

ISSN 2071-7229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UMACJ) 是国际博物馆协会 (ICOM)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 (UMAC) 主办, 经过同行评议、公开征稿的在线期刊。

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即将策划的主题, 或是想在投稿之前提出一个可供讨论的主题, 请通过 [umacjeditor@gmail.com](mailto:umacjeditor@gmail.com) 与本编辑部联系。

## UMACJ Editorial Board 2022 – 2023

Kate Arnold-Forster | Direct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Reading, UK

Hugues Dreyse | Director, Jardin des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France

Akiko Fukuno | Acting Director and Curator,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Hachiro Yuasa Memorial Museum, Japan

Margarita Guzmán | Curadora y Directora del Museo, de la Universidad del Rosario, Colombia

Gina Hammond | Manager, Psychology Test Library,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Lyndel King | Director Emeritus, Frederick R. Weisman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

Alistair Kwan | Scholar and editor, New Zealand

Marta Lourenço | Director,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Science, University of Lisbon, Portugal

Ing-Marie Munktel | Retired, former Director, Gustavianum, Uppsala University Museum, Sweden

Barbara Roethermel | Director, Daura Gallery & Associate Professor, Museum Studies, University of Lynchburg, USA

Steph Scholten | Director, The Hunterian, University of Glasgow, UK

Andrew Simpson | Library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 Chair of Editorial Board, UMACJ

John Wetenhall | Director,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useum,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USA

Zhao Ke | Director,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of the University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gdu, China

### UMACJ (中文版)

策 划 / 李明斌 郭 曠

翻 译 / 骏 仁 肖福寿

编 审 / 刘志强 郁 慧

排 版 / 谭 茜

审 校 / 邵文菁

上海大学博物馆

中国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 / 南陈路 333 号, 200444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UMACJ) 中文版获得国际博物馆协会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 (UMAC) 授权

项目得到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上海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支持



# 目次

1. 基于功能、项目和受众探讨大学博物馆变革的概念化与实现 ANDREW SIMPSON	6
2. 复合价值：通过藏品保护教学、研究和对外活动满足大学的核心需求 LIBBY MELZER & ROBYN SLOGGETT	8
3. 希腊大学的民俗类馆藏：过去、现在与未来 NADIA MACHA-BIZOUMI & ALEXANDRA TRANTA	15
4. 艺术与物件介入：大学提供给失智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的服务项目 JANE THOGERSEN, GINA HAMMOND, ANDREW SIMPSON, RHONDA DAVIS, KATE HARGRAVES & LEONARD JANISZEWSKI	30
5. 大学博物馆的原住民教学法：做好去殖民化的准备 LAINIE SCHULTZ	41
6. 基于放大器和转换器双重角色的模型：大学博物馆的功能分析 ZHAO KE   赵轲 & WANG NIANCI   王念慈	55
贡献者名单	65

# 社评

## 基于功能、项目和受众探讨大学博物馆变革的概念化与实现

Andrew Simpson

在本刊最近一期（即第 13 卷第 2 期）“教学中枢”（1）出版后，我们确信了专刊在传播学术和思想领导力方面的价值。一些读者青睐这类涵盖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的不同教学策略、方法和教学用途的论文精选。不过我们也发现，那一期刊载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样性，完全不足以代表高等教育领域“踏实”（on-the-ground）的现状。鉴于这种情况，目前我们正在筹备的第二版，即“教学中枢”（2），将以更广泛的视角展现博物馆及其藏品在高等教育教学中的创造性用途。我们希望这两卷期刊中的相关阐述能给其他大学带来启发，从而也尝试开展基于自身藏品特征和博物馆技术的教育学实验。

本期《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并非专刊，但收录的论文同样涵盖高等教育领域一些颇具意义的创新与实验。梅尔泽（Melzer）和斯洛格特（Sloggett）的文章介绍了一项全校性的藏品保护计划，以及这一计划如何连结校内各类不同的博物馆及其藏品。除了催生新的研究和教学方案外，通过计划还发展出自己的商业部门。由于成果突出，项目被称为“格里姆韦德模式”（Grimwade model），值得其他有类似馆藏的大学借鉴。

马哈 - 比兹欧米（Macha-Bizoumi）和特兰塔（Tranta）的文章探讨了希腊高等院校的民俗类藏品以及民俗学研究的诞生。文章同样审视了未来设想的发展路径。论文就希腊高等院校的性质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民俗类藏品的一个关键性机遇，似乎是将其用于培养那些寻求在博物馆和 / 或遗产领域工作的人。“教育中枢”（1）曾刊登的若干案例研究都提到过类似观点，基本可以断定这种办法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并将出现在未来同样主题的文章中。

相比之下，托格森（Thogersen）等人的文章则将关注的焦点从机构和国家转向观众。他们探讨了如何通过创造性地使用两套大学的藏品，来为失智症患者这一特殊的边缘化受众群体开发参与性项目。他们分享的故事有力地证明了大学博物馆的功能和作用范围远远超出校园本身。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基于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新功能，相关大学已经开发出一系列具有意义和价值，能为大学履行教学和研究两大主要使命提供支持的校园协同方案。

与托格森等人提出的新功能不同，舒尔茨（Schulz）的文章讨论了通过将原住民人群的声音引入大学博物馆项目，以改变博物馆现行的做法。这个观点代表了实践的前沿，即逐渐淡化以往传统的原住民文物叙事方法，转而由这些文物所归属的原住民社群来重新诠释新的故事。这篇文章旨在提醒人们，博物馆正逐渐从文化权威的宣传点转变为文化网络的中介点。对于很多博物馆来说，变革的海啸正扑面而来，而大学博物馆也和过去一样，引领着这股浪潮。

关注我们的读者可能知道，通过最近完成的一个 UMAC 项目，我们已经就“大学博物馆及其藏

品的归还与遣返问题” (Restitution and Return of Items from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发布了大学工作的指导性文件<sup>1</sup>。这是众多组织和个人广泛合作的成果,目的是帮助大学妥善处理藏品和调整收藏方式的指导方针。目前我们正在就大学博物馆的藏品归还与遣返专题进行组稿。大学理应是体悟和理解不同认识论的场所。事实上,甚至有评论家(例如 PATERSON 和 LUESCHER 2022)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学需要发展成为一种“多元化”(pluriversity)的新型知识组织。鉴于各种全球性危机正在持续加剧和升级,大学正面临持续的破坏性压力并需要做出改变(ECONOMOU 等人, 2021)。

赵轲、王念慈的论文对中国当代科技类藏品有一定的见解,并从新的角度诠释了大学博物馆的功能。这些大学博物馆在体制上的地位,应当成为学术界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大学博物馆的特殊身份赋予了其重要责任,确保大学中出现的新思想传播到公共领域,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和社会成果,比方说提升社会公众的科技素养。本文还从中国大学博物馆的相关文献中找到一些有趣的资料。

最后要说明一点,除了通过发表本刊收录的这类学术文章,用以展现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理论和实践的多样性之外,我们也有兴趣分享这项工作更为详细的聚焦点。最近 UMAC 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本刊将征稿有关近期各类项目的简短述评(1000~2500字)。我们欢迎所有针对新的博物馆,新的展览、图书、项目等内容的综述,只要涉及高等教育行业博物馆的相关见解,我们都将考虑予以发表。

如您有意赐稿综述版面,随时欢迎来函垂询。

E-mail: [umacjeditor@gmail.com](mailto:umacjeditor@gmail.com)

## 注释

1. <http://umac.icom.museum/release-umac-guidance-on-restitution>

## 参考文献

ECONOMOU, M., LOURENÇO, M., NYST, N., SIMPSON, A., & SOUBIRAN, S. 2021. Universities, museums, collections and heritage: a time of challenge and change.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13(1), 5-7.

PATERSON, M & LUESCHER, T. 2022. Africa needs 'pluriversities' to respect more ways of knowing. *University World News*,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2022112360035>.



# 复合价值：通过藏品保护教学、研究和对外活动满足大学的核心需求

Libby Melzer & Robyn Sloggett

## 摘要

大学文化类藏品的保护工作可能颇具挑战性。针对单件藏品的保护手段往往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力和财力。为了保护不同类型的藏品，大学内部需要设立专门的实验室，维持各类专业团队。但将这些工作外包，又会由于需要提取文物离开学校而增加风险。为了解决这种两难的困境，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尝试开发一种灵活且可持续的藏品养护、研究和教学综合模式。如今，格里姆韦德文物保护中心（Grimwade Centre for Cultural Materials Conservation）已建立了大学藏品保护培训和养护的综合运营模式。模式背后有着高等奖学金项目和大型自适应外部参与计划的推动与支持。这一模式提供了大批高级技术人才，能够满足各类藏品需求，同时在不给大学增加任何负担的情况下，利用灵活和高参与度的对外服务来训练藏品保护知识和技能。通过广泛的保存和学术活动，这项教学计划有助于藏品使用并让藏品受益。





## 利比·梅尔泽 (Libby Melzer) 和罗宾·斯洛格特 (Robyn Sloggett)

藏品保护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其与大学的藏品养护和相关的研究便利密切相关。举例来说,1928 年成立的福格博物馆 (Fogg Museum) 技术研究部 (现为施特劳斯藏品保护和技术研究中心, Straus Centre for Conservation and Technical Studies) 负责研究和保护哈佛大学博物馆的藏品 (BEWER 2010), 而成立于 1976 年的汉密尔顿·克尔研究所 (Hamilton Kerr Institute) 则负责保存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 (University of Cambridge's Fitzwilliam Museum) 的藏品 (Hamilton Kerr Institute Fitzwilliam Museum 2020)。在墨尔本大学扮演类似角色的则是格里姆韦德中心,为大学的文化类藏品提供养护,并参与教学、研究和咨询活动。

本文将探讨墨尔本大学在过去 30 年里,如何通过教学、研究和实践相协调的模式来维持自身的藏品保护项目,以及这种综合模式所具有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

1987	墨尔本大学艺术藏品保护服务部 (Arts Conservation Service) 成立,设立大学藏品保管员一职 (兼职),负责大学藏品的保管、研究、教学和一些对外活动
1990	伊恩·波特艺术保护中心 (Ian Potter Art Conservation Centre) 在斯旺斯顿街 (Swanston Street) 设立,拥有保护油画、纸张和画框的设施
1991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RC) 大额资助: “澳大利亚绘画鉴定材料分析及来源文件 (1850—1920)”
1992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小额资助: “澳大利亚绘画鉴定材料分析及来源文件 (1850—1920)”
1993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小额资助: “1850—1920 年澳大利亚艺术材料的分析电子显微镜”
1994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小额资助: “亚瑟·斯特里顿 (Arthur Streeton), 艺术家及其使用的材料”
1995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小额资助: “约翰·彼得·罗素 (John Peter Russell) 的拉曼光谱学: 在艺术和档案材料研究中的应用性调查”
1997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小额资助: “艺术家的用纸——澳大利亚版画家 1880—1980”
1999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研究基础设施和设施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RIEF) 项目资助: “用于艺术品科学分析的分布式全国性网络”
2003	成立文化资料保护中心 (Centre for Cultural Materials Conservation, CCMC) 成立,并拥有第一批学术人员
2004	首批招收 22 名藏品保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针对实物的保护开始应用于藏品保护中心
2006	第一位藏品保护方向的博士候选人 Ahmad Abu-Baker 开始就读
2014	克里普斯 (Cripps) 作为克里普斯基金会 (Cripps Foundation) 主席,捐赠 640 万美元用于文化资料保护,并为斯旺斯顿街新的专用教学设施建设提供支持
2015	格里姆韦德藏品保护中心成立
2016—2022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联动项目资助: “管理博物馆藏品中恶性塑料的国家框架” 合作者: 弗林德斯大学 (Flinders University)、悉尼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维多利亚博物馆 (Museums Victoria)、昆士兰博物馆 (Queensland Museum)、动力博物馆 (Powerhouse Museum)、新南威尔士美术馆 (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 以及南澳大利亚博物馆 (South Australian Museum)
2019	37 名藏品保护方向的硕士生毕业
2020	格里姆韦德中心拥有 14 名专业藏品保管人员、5 名学术人员、3 名管理和行政人员。 格里姆韦德的员工已经指导 26 名博士生顺利毕业

图 1. 墨尔本大学藏品保护大事记

## 墨尔本大学的文化类藏品

自从 1854 年聘任第一批教授以来,墨尔本大学积累的文化类藏品已经造成管理方面的挑战。包括美术作品、手工艺品、图书、文献、历史和科学记录、机械和建筑遗产等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收藏的物品,都有着不同的需求和专业要求。目前墨尔本大学已认定了 38 个大类和更多子类别的馆藏。其中规模最大一宗,属于由大学档案馆、大学图书馆及其 9 个分馆和特藏组成的学术服务部。特藏下设 3 个子类馆藏,共收藏珍本图书 25 万余册、9 000 件印刷品和 13 000 首罕见音乐作品的乐谱。

大学的档案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非政府研究型档案馆之一，收藏资料的档案架长达 20 公里。伊恩·波特艺术博物馆 (Ian Potter Museum of Art) 隶属于博物馆和藏品部，其负责管理的墨尔本大学艺术类藏品包括约 16 000 件艺术品。此外，大学的各个院系也有各自的藏品，包括工程学、医学史、解剖学和病理学、牙科、植物学、地球科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其他学科。藏品中的亮点包括：伦勃朗和丢勒的版画；杰梅茵·格里尔 (Germaine Greer) 的个人档案；约翰·斯特拉特 (William Strutt)、约翰·布拉克 (John Brack) 和布鲁克·安德鲁 (Brook Andrew) 的艺术品；三个袋狼头骨和一具巨大的恐鸟骨架；墨尔本大学更多其他藏品。要管理数量如此巨大、范围如此之广的藏品，大学需要建立专门的具有处理和分析能力、涵盖广泛专业领域的藏品保护设施。

### 澳大利亚大学藏品保护

1975 年，隶属于澳大利亚政府的博物馆与国家藏品调查委员会 (Committee of Inquiry on Museums and National Collections) 在报告中指出，澳大利亚博物馆文化类遗产的保存状况非常严峻，并建议在澳大利亚设立藏品保护领域的研究生培训课程 (PIGOTT 等人, 1975, 2.10)。作为回应，



图 2. 大学藏品

- A. 塔斯马尼亚恶魔 (Tasmanian Devil) 头骨, 提格丝动物学博物馆 (Tieg's Zoology Museum) ;  
 B. 法国圆号, Rudall Rose Carte & Co. (英国, 1852—1871), c. 1908;  
 C. Troughton & Simms 公司生产的经纬仪 (英格兰, 1860—1915), c. 1880, 黄铜, 测量和测绘工程;  
 D. 约翰·布拉克 (1920—1999), 《女王》(The Queen), 1988, 亚麻布油画, 137 厘米 x 106.5 厘米, 墨尔本大学艺术藏品, Helen Brack 捐赠(2012)

当时的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 (Canberra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 即今堪培拉大学, University of Canberra) 于 1978 年开始颁发保护资质。五年之后也就是 1983 年, 墨尔本大学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调研如何设立内部的藏品保护服务部门, 此时距离大学艺术类藏品完成首次编目仅有 10 余年 (墨尔本大学, 1971 年)。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文理学院的教授、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管理人员, 以及其他收藏专家, 他们提议委任一名大学藏品保管人员并设立藏品保护实验室。墨尔本大学的藏品保护服务部于 1987 年成立, 在罗素 (Russell) 爵士和麦布·格里姆韦德 (Mab Grimwade) 夫人遗赠的支持下, 堪培拉研究生项目的一名毕业生受聘为第一位大学藏品保管员。

1990 年, 由伊恩·波特基金会出资专设的波特艺术藏品保护中心建成开放。2003 年, 根据文理学院和伊恩·波特艺术博物馆的联合学术倡议, “认识到独特的跨学科合作潜力……有助于在文化资料保护领域, 为仪器设备与分析、政策与项目计划开创新局面”, 以及“巩固并拓展对外合作, 提升质量和水平” (FREIBERG 2003), 大学理事会成立了文化资料保护中心 (Centre for Cultural Materials Conservation, CCMC)。同年, 堪培拉大学宣布结束藏品保护项目 (这一项目于 2009 年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学士学位课程重新启动, 并纳入新成立的唐纳德·霍恩文化遗产研究所 [Donald Horne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相关设备、学生研究论文和部分尚未毕业的学生, 都被转入文化资料保护中心 (COOK 等人, 2020)。

2004 年, 文化资料保护中心开始培养文化资料保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首批 15 名学生于 2005



年毕业 (CCMC 2004, 4), 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则于 2010 年毕业。2014 年, 克里普斯基金会 (Cripps Foundation) 捐赠 690 万美元, 用于资助文化资料保护中心的克里普斯基金会讲座教授, 并为建设新的专用教学实验室提供资金。



图 3. 2005 年文化资料保护方向硕士课程的第一届毕业生

(后排左起) Marcelle Scott, Travis Taylor, Robyn Sloggett

(中排左起) Marianne Pommès-Tissandier, Megan Phillips, Alexandra Ellem, Elizabeth Mayfield, Felicity Turner, Nicholas Selenitsh

(前排左起) Marika Kocsis, Ilaria Poli, Elizabeth Hinde, Angela Rüegger, Karel Kaio, Charlotte Park

未拍照者

Susanna Collis

Petronella Nel

(CCMC 2005 年年度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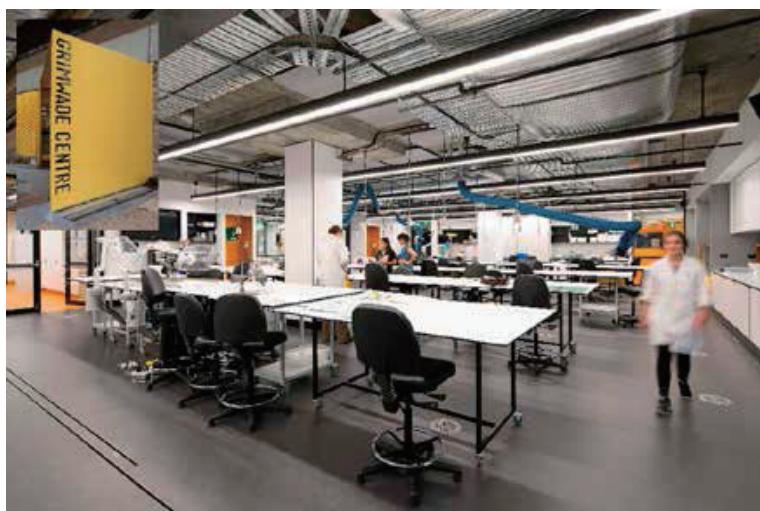


图 4. 格里姆韦德文化资料保护中心的教学实验室, 2015 年

虽然格里姆韦德中心的学术部门拥有 6 名教学和研究人员, 但在藏品保护的基础实践工作中, 核心部分则是由中心的格里姆韦德藏品保护服务部门 (Grimwade Conservation Services, GCS) 的专业管理人员负责的。藏品保护服务部门预算独立、自负盈亏, 通过承接外部客户的项目获得收入, 并且提升专业知识的能力, 以实现格里姆韦德中心的功能需求。也就是说, 部门可以同时为学术教学和研究以及大学藏品的保护提供支持。事实证明这个模式很有成效。藏品保护服务部门招募了 15 名专业管理人员, 每年为大约 250 个不同组织和个人客户服务, 包括区域内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私人收藏、机构和企业收藏, 以及公众人士等。2019 年, 他们完成了近 700 个不同的藏品保护项目。对于大学而言, 重要的是藏品保护服务部门所提供的专业技能, 支持中心的硕士课程和更高学位的研究工作, 学生们可以一并接触到大学的各类藏品、科学仪器, 还有当前行业的常规做法等丰富内容。一系列的外部项目强化了运用不同院系专业的能力, 丰富了化学和地球科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

学术人员与专业人员在大学的藏品保护方面存在显著的差距, 学术人员的职责在于研究和教学成果的影响力, 并不需要在实践技能方面有卓越的表现, 而专业人员则是大学行政职能的执行者。从事修复工作的保管人员又难以归入上述任何一方。格里姆韦德藏品保护服务部门通过商业服务为专业技能提供重要支持, 保障专设的商业实验室和员工, 专业提供纸张、图书、照片、羊皮纸、绘画、纺织品、金属、民族学材料、考古发掘品、装饰艺术和户外雕塑等方面的知识技术。这一模式为大

学多样化藏品的保管提供了资源保证，基于不同行业的专业知识都能通过正式的教学、实习、研究生奖学金和藏品项目监督等渠道，转化传递给藏品保护专业的学生。另一方面，藏品保护服务部门受益于格里姆韦德中心的跨学科合作伙伴关系，从中获得专业知识和仪器设备方面的互补，从而支持教学、研究和外部战略项目之间的共生转化。

虽然大学的藏品保护服务部门一直对外提供专业支持，但更为综合化的模式到了 1991 年才成熟，这缘于当时获得的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两项拨款资助。第一项是“澳大利亚绘画鉴定材料分析及来源文件（1850—1920）”（*Materials Analysis and Provenance Document for Authentication of Australian Paintings*），项目的首席调查员是：大学藏品保管员罗宾·斯洛格特（Robyn Sloggett）、物理学教授托尼·克莱因（Tony Klein）和化学教授汤姆·奥唐纳（Tom O’Donnell）。项目借助了美术系和大学美术馆的专业策展知识以及科学学院的仪器设备，用以调查研究大学收藏的艺术作品的来源、所使用的材料和技法。

客户的需求推动了主动归拢计划的发展，同时正式颁发艺术鉴定方向的研究生证书。第二项资助是“伪造与修复：澳大利亚珍藏的中世纪彩绘手稿的鉴定和分析”（*Forgery and Restoration: The Authentication and Analysis of Select Medieval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in Australian Collections*），艺术领域的先驱玛格丽特·曼尼恩（Margaret Manion）教授与斯洛格特、奥唐纳一道，担任首席调查员。1995 年，另一个与物理学院合作开展的手稿项目，探索了利用拉曼光谱分析大学收藏的中东手稿（Middle Eastern Manuscript, MEM）的颜料。时至今日，中心始终拥有一支充满活力的手稿研究团队，涵盖博士生、活跃的国际访问学者，开展出版和研讨项目，并提供对外服务。能够充分体现服务部门专业素养的是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会大厦（Parliament of Australia）的合作项目，保护联邦议会收藏的 1297 年审定版（Inspeximus edition）的《大宪章》（Magna Carta）。这个项目又直接推动与澳大利亚伊斯兰博物馆（Islamic Museum of Australia）在展览和公共项目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促成中东手稿方面的收藏成为大学图书馆首批完全实现数字化的藏品之一。

### 传授知识和技术

将收藏纳入藏品保护的硕士课程教学，对大学来说有很大的好处。举例来说，在过去的 15 年，纸质藏品保护方向的一年级学生一直致力于保存大学收藏的珍稀音乐的乐谱。这宗藏品中的大量 20 世纪早期音乐是学者们开展研究的重要资源，但在藏品保护领域的优先级要低很多。无论如何，采用的低风险保存方法，非常适合开发一套用于纸质类核心藏品的保护技术。迄今为止，纸质类藏品保护方向的学生们已经成功保存了这批藏品中的近 100 件乐谱。目前项目仍在进行中，除了满足藏品保护的需求外，项目还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和展示潜力，并且不会加重原本就有限的保护资源的负担。

在藏品保护服务部门专家的指导下，学生可以完成一篇以大学藏品为主题的论文，所涉内容是更加重要或保护需求难度更高的藏品。2018 年，论文项目集中在版画类藏品，包括阿尔布雷特·丢勒（1471—1528）创作于 1497 年的精致的木刻版画《骑士与长矛兵》（*The Knight and the Lansquenet*），这幅作品由于此前多次用玻璃胶带修复而有所变形；一幅长达 4.5 米的 18 世纪日本木刻地图，需要加以固定和数字化处理。另有一名学生研究了珍本藏书中 1577 年版的霍林斯赫德（Holinshed）《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考证了有关图书装帧的重要信息，包括不同装帧特征的年代和可能的装订者姓名。

### 结论

本文定稿时，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宣布要“重新调整”（realignment）大学经费，因为当前人文学



图 5. 格里姆韦德文化资料方向的硕士生 Laura Daenke 正在清洗阿尔布雷特·丢勒 (1471—1528) 创作于 1497 年的木版画《骑士与长矛兵》，作品收录于墨尔本大学版画藏品集 (1959.2132)

科的开支远远高于理工类学科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 2020)。回顾长期的历史,这只是政府减少对第三产业支持一项决定 (澳大利亚的大学, 2017)。面对这项政策,墨尔本大学只有将学术和专业保护的职责相结合,并通过面向公众的服务提供专业知识,格里姆韦德中心灵活的运营模式使之成为可能。

毫无疑问,大学的经费问题将持续存在 (HURLEY 2020),因此灵活变通和可持续的藏品保护模式愈加显得重要。格里姆韦德中心将藏品保护纳入研究生教学和研究项目中,同时建立适应行业、自主运行的藏品保护服务,由此维持和发展重要的专业能力和资源。这种灵活明确的模式,通过招生、藏品管理、公众形象塑造和研究成果发布等多个方面,为大学带来巨大的价值。

虽然藏品保护通常被认为是一项“后台”(back-of-house)工作,但通过持续开展对外参与项目和发布研究成果,格里姆韦德的模式也能充分发挥大学藏品的潜在价值。

## 参考文献

BEWER, F.G. 2010. *A Laboratory of Art: Harvard's Fogg Museum and the Emergence of Conservation in America,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CMC 2004. Report to the Sir Russell and Mab Grimwade Miegunyah Fund Committee. Centre for Cultural Materials Conservatio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unpublished report.

COOK, I., J. LYALL, C. PEARSON, and R. SLOGGETT 2011. Conservation in Australian museums. In: DES GRIFFIN and LEON PAROISSIEN (eds.). *Understanding Museums: Australian Museums and Museology*.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nma.gov.au/research/understanding-museums/ICook\\_et\\_al\\_2011.html](http://nma.gov.au/research/understanding-museums/ICook_et_al_2011.html) (accessed 19 October 2020).

FREIBERG, ARIE 2003. Propos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e for Cultural Materials Conservation, letter to Professor Alan Gilbert, 8 May 2003.

Hamilton Kerr Institute Fitzwilliam Museum 2020. Aims and Purpose. <https://www.hki.fitzmuseum.cam.ac.uk/about/purpose> (accessed 19 October 2020).

HURLEY, P. 2020.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could lose \$19 billion in the next 3 years. Our economy will suffer with them. *The Conversation*.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ustralian-universities-couldlose-19-billion-in-the-next-3-years-our-economy-will-suffer-with-them-136251> (accessed 19 October 2020).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2020. Higher Education Support Amendment (Job-Ready Graduates and Supporting Regional and Remote Students) Bill 2020. [https://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Committees/Senate/Education\\_and\\_Employment/JobReadyGraduates](https://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Committees/Senate/Education_and_Employment/JobReadyGraduates) (accessed 19 October 2020).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nd. What is the Magna Carta?: The Magna Carta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important conservation work. [https://www.aph.gov.au/Visit\\_Parliament/Art/Top\\_5\\_Treasures/Magna\\_Carta](https://www.aph.gov.au/Visit_Parliament/Art/Top_5_Treasures/Magna_Carta) (accessed 6 July 2020).

PIGOTT, P.H., G. N. BLAINEY, R. W. BOSWELL, A. CLAYTON, D. J. MULVANEY, F. H. TALBOT, D. F. WATERHOUSE, F. J. WATERS, E. E. PAYNE 1975. *Museums in Australia 1975: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on Museums and National Collections including the Report of the Planning Committee on the Gallery of Aboriginal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971. *Catalogue of Works of Art, 1971: Catalogue of Works of Art in the University and its affiliated Colleges with a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Classical Studies*. Melbourn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Universities Australia 2017. The Facts on University Funding. Canberra: Universities Australia Paper.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nd. A to Z list of the University's Cultural Collections. [https://museumsandcollections.unimelb.edu.au/collections/a-z\\_list](https://museumsandcollections.unimelb.edu.au/collections/a-z_list) (accessed 6 July 2020).

### 联系方式

Libby Melzer, Team Leader, Paper Conservation, Grimwade Conservation Servic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arkville, Victoria, Australia.

Email: [eamelzer@unimelb.edu.au](mailto:eamelzer@unimelb.edu.au)

Professor Robyn Sloggett, Director Grimwade Centre for Cultural Materials Conservation and Cripps

Foundation Chair in Cultural Materials Conservatio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arkville, Victoria, Australia.

Email: [rjslog@unimelb.edu.au](mailto:rjslog@unimelb.edu.au)

### 关键词

University collections; cultural materials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services; conservation train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bject based learning; University museums.



# 希腊大学的民俗类馆藏：过去、现在与未来

Nadia Macha-Bizoumi & Alexandra Tranta

## 摘要

当前博物馆正处于一个极其注重外向性的时期，即非常关注其社会角色和对整个社会的贡献。人们认为博物馆除了休闲功能以外，还要证明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地位，并且顺应时代潮流成为对话、互动和共存的空间。本文将从希腊民俗学诞生和演变的视角，同时兼顾希腊手工艺品博物馆（Museum of Greek Handicrafts），即今希腊现代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Greek Culture）的发展历程，研究探讨希腊大学的民俗学博物馆及其藏品。此外，大学的收藏品被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工具，更是公众对话和学习的潜在平台。因此，我们使用了SWOT分析进行评估，确认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改变希腊大学民俗类藏品普遍内向的现状，使之从完全纯粹提供给学术界，转变为惠及更广泛公众群体利益的对外展示内容。



## 纳迪亚·马查-比祖米 (Nadia Macha-Bizoumi) 和亚历山德拉·特兰塔 (Alexandra Tranta)

虽然最早的大学收藏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 (参见 LOURENÇO 2005, 第 4 章), 但大学博物馆却是很久以后才在巴塞尔 (Basel) 第一次出现。事实上, 1662 年巴塞尔市议会购买了阿默巴赫 (Amerbach) 的收藏 (LANDOLT 1984, 32), 并与大学开展合作, 将其与图书馆合并设在一座面向公众开放的建筑物中, 从而于 1671 年建立了最古老的大学博物馆 (BAZIN 1967, 144)。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 (Ashmolean Museum) 也于 1678 年建成。随着欧洲的博物馆收藏日益普及, 18 世纪和 19 世纪大学博物馆继续发展, 最终促使 2000 年国际博协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 (UMAC) 的成立<sup>1</sup>。

作为希腊当今高等教育体系的先驱, 爱奥尼亚学院 (Ionian Academy) 于 1824 年正式办学, 当时包括 4 个博物馆: 考古和艺术学、自然历史、解剖学、化学和物理学, 以及一座植物园 (ANTZOULATOU-RETSILA 2018, 61), 然而直至 20 世纪初, 大学民俗博物馆才首次出现。希腊大学的民俗学藏品是否还像“暗物质” (dark matters) 一样不可捉摸呢 (LOURENÇO 2008, 322)? 为了理解这些藏品在今天的地位和作用, 有必要先简述希腊的历史、对大众流行文化的态度, 以及背后的塑造成因; 随后, 本文将依次介绍 4 所主要大学民俗学藏品的演进历史; 最后则是在 SWOT 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藏品的教育功能。

1821 年 3 月, 希腊人发起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 直到 1830 年现代希腊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当时领土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sup>2</sup>。希腊王国是在取得 19 世纪列强 (英国、法国和俄国) 承认之后才有了独立国家的地位, 但代价是从这些保护国“进口” (imported) 君主 (首先是巴伐利亚的奥托, 1862 年被废黜后, 丹麦的威廉王子继位并改称乔治一世)。因此, 在希腊建国的初期, 西欧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希腊在独立战争之前已经兴起了启蒙运动, 这是被征服的希腊人在自古以来延绵不断的历史脉络之上的意识觉醒。在此背景下, 新生的希腊国家理应关注古希腊文物的收藏、保护和保存, 这些时常得到外国人赞誉 (但也有被掠夺) 的文物, 是文明一脉相承的证据和象征 (参见 GAZI 1999 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希腊官方的博物馆表现出对希腊大众流行文化不太重视, 博物馆的政策围绕着保护那些能够激起欧洲人复兴古希腊文明的文物展开, 而雅典考古学会 (Archaeological Society at Athens, 成立于 1837 年) 支持的官方文物机构, 以及来自国外<sup>3</sup> 那些开设考古专业的学校, 开始通过发掘来揭示文明。

因此, 这一政策优先保护古希腊的遗存<sup>4</sup>, 推动第一批考古博物馆建立: 包括国家考古博物馆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1829 年)、雅典卫城博物馆 (Acropolis Museum, 1865 年) 以及其他类似的博物馆 (KOKKOU 2009)。直至 20 世纪初, 随着巴尔干战争之后拜占庭与基督教博物馆 (Byzantine and Christian Museum, 1914 年) 的建立, 拜占庭文化才被纳入官方的国家历史叙事, 紧随其后的是大众流行文化获得认可, 希腊手工艺品博物馆也在 1918 年得以创建 (见下文)。

1. <http://umac.icom.museum/about-umac/umac-history/>

2. 1828 年, 在安东尼奥斯·卡波季斯第亚斯 (Ioánnis Kapodístrias) 担任总统时, 早期的希腊共和国国土面积为 47 516 平方千米 (人口约为 753 400 人), 而今天的国土面积为 131 957 平方千米 (人口为 10 724 599 人)。

3. 位于雅典的法国学院 (French School) 是 1846 年在希腊设立的第一个类似的外国机构。紧随其后的是位于雅典的德国考古研究所 (Germ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1874 年)、雅典的美国古典研究学院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1881 年)、雅典的英国学院 (British School, 1886 年) 以及雅典的奥地利考古研究所 (Austri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1898 年), 这些机构的出现, 主要是为解决文化外交问题。

4. 关于国家级博物馆发挥的作用, 参见 BOUNIA 和 GAZI, 2012。关于文物在塑造希腊民族认同中的作用, 参见 SHANKS 1996; HAMILAKIS 和 YALOURI, 1996; PLANTZOS, 2008; MOULIOU 和 KALESSOPOULOU, 2011。





与此同时，德国历史学家雅各布·菲利普·法尔梅里耶（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在 1830 年出版了名为《关于当代希腊人的起源》（*About the Origins of Contemporary Greeks*）（Fallmerayer 1830）的书，坚称古希腊民族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现代希腊领土上的居民实际上都是其他种族和多元民族，尤其是斯拉夫人的后裔。为了驳斥这种说法，现代希腊需要强调古希腊与现代希腊之间存在直接血脉联系的证据。因此，对于民间传统和文化的最初关注，正是为了追溯古希腊黄金时代乃至更早时期的希腊风俗。

### 希腊民俗学研究的兴起与民俗博物馆的理念

1909 年，希腊民俗学研究的开创者尼古拉斯·波利蒂斯（Nikólaos Polítis）（1909, 1-13）在《民俗学》（*Laografía*）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他们的主旨纲领，奠定了研究的理论基础。除了重视不同的语言形式外，他对研究和确认物质文化的价值也有很大兴趣。因此，他鼓励收藏和研究传统文化的物质遗产，并推动建立博物馆加以利用（ECONOMOU 2014, 180; BADA 2005, 543-549）。

虽然甫一开始，希腊民俗学会（Hellenic Folklore Society）就将创办民俗收藏博物馆作为主要目标之一，但直到 1952 年才通过乔治斯·梅加斯（Geórgios Mégas）的努力得以实现（VARVOUNIS 2015）。在 1962 年的一次演讲中，他阐述了设立民俗博物馆的必要性，并就机构的组织运作加以说明，“这类机构的目标和工作内容不仅是获得民间艺术品，也就是精美的手工制品，……而且需要寻找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每一个物件，以及与流行工艺有关的各种物品。民俗博物馆将收藏所有不同类型的织布机……以及农民和普通民众日常使用或曾经使用过的其他一切物品……”（ECONOMOU 2018, 235-236）。

20 世纪初，希腊民俗学会成立之时，收藏其他传统（即前工业时代）的物品被赋予爱情理想化的意义，其中最突出的有 1911 年成立的希腊妇女学校俱乐部（Lyceum Club of Greek Women），其收藏的希腊服饰“构成了国家官方博物馆以外的另一种民族学博物馆”（BOBOU-PROTOPAPA 1993）。

1918 年，希腊手工艺品博物馆（1923 年更名为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Decorative Arts]）创建，旨在“通过收藏从古至今的装饰作品，打造国家级的装饰艺术博物馆”（GAZI 2012, 50）。博物馆的立馆之本，其目标设定和收藏内容都明显体现了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即至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希腊主义（Great Idea）（成立一个跨越“两大洲和五海洋”的现代化国家，包括原属拜占庭帝国、有着大量希腊语人口但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大片地区）（HATZINIKOLAOU 2012, 996）。因此，当民族问题处于聚光灯下的时候，迫切需要论证希腊文化的连续性，博物馆渴望通过一项收藏政策来弥补上述特定的“历史年代断层”（time gap），按博物馆自己的说法就是“从君士坦丁堡沦陷到希腊王国建立”的这段时间。

藏品最初存放在蒙纳斯提拉奇广场（Monastiráki Square）的齐斯塔拉基斯清真寺（Tzistarákis Mosque）（建于 1759 年），后来这里被改造成博物馆，但只是“在考古学指导下”的阶段（TOUNDASSAKI 和 CAFTANTZOGLOU 2005, 237），理事会中没有任何民俗学家。藏品中包含了精选的“装饰艺术作品”（decorative arts works）（HATZINIKOLAOU 2012, 1000），这些被认为具有美学趣味和艺术价值的手工艺品连接了古代和现代的希腊艺术，以此证明希腊文化的连续性。可以看出，人们根据物品的美学价值来赋予意义，这一理念类似考古学和一般物质文化领域的历史观/文化观（TRANTA 2019, 第 2.2.2 章），即依据文明对考古文物进行分类，这种观点将物质文化和艺术史的研究联系起来。

回顾民俗博物馆的历史时，当时新成立的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的斯蒂尔彭·基里亚基迪

斯 (Stílpón Kyriakídis) 教授 (1939, 110-116) 思考藏品如何构成, 他指出“民俗博物馆需要成体系地收藏所有类别和技术派别的代表性作品, 以及制作这些作品的工具, 而不是根据收藏家的个人喜好或心血来潮随意搜集某件作品”。基里亚基迪斯实际上是在批评希腊手工艺品博物馆, 当时称为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的收藏方式。

我们不知道博物馆馆长安娜·阿波斯托拉基 (Anna Apostoláki) 是否有回应基里亚基迪斯的上述批评。查阅阿波斯托拉基担任馆长 5 年间的博物馆藏品编目卡可知,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 她坚持选择装饰华美的“手工艺品”(当地的服装、长袍、刺绣和编织品), 这些都忠实地体现了希腊传统的审美感知, 也完全符合 20 世纪 30 年代对希腊民族性的追求和打造现代“希腊风”的潮流, 不过与更早出现的、立足文化延续性的民间工艺美术品的研究需求则相距甚远 (MACHA-BIZOUMI 2017, 229-230)。

还应指出的一点是, 除了少数个例以外, 希腊第一批藏品的相关信息并没有得到妥善记录和保存, 这就导致了藏品的存放较为随意, 而与藏品有关的人和故事都被遗忘了 (HATZINIKOLAOU 2015, 66)。

1931 年, 贝纳基博物馆 (Benaki Museum) 建成, 办馆宗旨是汇聚具有考古、艺术和民俗价值以及历史意义的文物。同年, 民俗学家科斯塔斯·马里尼斯 (Kóstas Marínis) (1931, 574-576) 在《新家》(*Néa Estía*) 杂志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建一座新博物馆》(*For a New Museum*) 的文章, 对民俗学藏品的征集和分类方法表示严重关切。

尽管希腊民间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Greek Folk Art) 本身并非民俗类博物馆, 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一直影响着希腊各省设立的众多民俗博物馆 (ROMAIOU-KARASTAMATI 1990—1992)。事实上, 博物馆学家斯泰利奥斯·帕帕多普洛斯 (Stélios Papadóπουλος) (2003, 105) 曾提到所谓的“民俗博物馆的时尚”, 这与热情的业余爱好者一样, 不利于博物馆对待和展示大众流行文化。M.G. 瓦尔武尼斯 (M. G. Varvouínis) (2013) 也持有类似看法, 将其称为“民俗学构想” (folkloristic constructs), 并认为希腊文化旅游的发展推动其快速增长。

### 希腊大学的民俗类藏品: 简要的历史回顾

在教育领域, 最早提出有必要创办大学的是希腊第一共和国的第一任元首安东尼奥斯·卡波季斯第亚斯 (Ioánnis Kapodístrias), 他于 1824 年提出项目构想, 但因 1831 年被暗杀而中止。尽管 1824 年在英国统治下的科孚岛 (Corfu) 建立的爱奥尼亚学院 (Ionian Academy) 被认为是当今希腊高等教育体系的先驱 (参见上文), 但真正属于希腊的第一所大学直至 1837 年才在雅典创办, 并于 1911 年为纪念卡波季斯第亚斯的荣誉事业而以之命名。20 世纪希腊所有的行政区域都设立了大学, 每所大学都拥有哲学学院, 先后接收了这些提供学习研究的民俗类藏品。

### 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的民俗类藏品

1926 年, 刚成立一年的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根据民俗学教授斯蒂尔彭·基里亚基迪斯的倡议, 开始征集民俗学藏品<sup>5</sup>, 1928 年民俗博物馆建成 (Folklore Museum), 承担三重使命, 即教育、科学和实践培训。基里亚基迪斯的主要目标是启发学生从事大众流行文化的研究 (LOUKATOS 1978; VELIOTI-GEORGOPOULOU 1994), 为此他尝试按照学科教育理念所对应的方法, 通过观察传统工艺和技术的演变, 来展示一系列相似的物品。这座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关闭, 但文物和档案得以保存, 并在战后归还给民俗学阅览室 (Folklore Reading Hall)。

5. [https://www.auth.gr/en/museums\\_archives/laografiko](https://www.auth.gr/en/museums_archives/laografiko)



此后，基里亚基迪斯的女儿阿尔基·基里亚基杜 - 内斯托罗斯接替他担任民俗学负责人，在她的指导下，大部分藏品都完成了拍摄并分类。作为 C. 列维 - 斯特劳斯的学生，基里亚基杜 - 内斯托罗斯给民俗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风，“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武器丰富民俗学的内涵，避免过度关注（物品的）形式，而是通过分析文化事件，聚焦其中的联系和动态”（KRAVVA 2003, 246）。同时，她围绕主题精心设计了展览更新和博物馆重组的方案。当前的常设展示内容包括木雕、陶器、金属制品、当地服饰、机织物、实用工具，以及珍稀的微雕和手工艺品。

### 雅典卡波迪斯特里亚大学 (NKUA) 民俗博物馆和档案馆

雅典国立和卡波迪斯特里亚大学（即雅典大学，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建于 1837 年，尽管其他很多学科较早就创办了博物馆（TROULI 2006），但直至 1964 年乔治斯·斯皮里达基斯（Geórgios Spyridákis）教授才建立起大众流行文化的手工艺品收藏（LOUKATOS 1978）。这些藏品被用于民俗学课程（VELIOTI-GEORGOPOULOU 1994），最初的功能是作为“民俗学原始资料的手稿档案”，配套设有“民俗博物馆收藏”（Folklore Museum Collection）。

在当时，民俗学理论得到大学的民俗学教授 G. 梅加斯以及波利蒂斯的学生卢卡托斯（Loukátos）博士的认可。梅加斯提出按照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来对民俗学资料进行分类（POLYMÉROU-KAMILAKI 和 KARAMANES 2008, 15），同时采用了社会学的观点，这使他成为当代民俗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学界缅怀他从 1960 年至 1976 年去世期间担任希腊民俗协会（Hellenic Folklore Society）主席，领导征集并出版了希腊民间故事。

如今，雅典大学的民俗博物馆和档案馆位于民俗学阅览室旧址，收藏了来自希腊、塞浦路斯和旅居海外的希腊侨民的大约 4 000 份民俗学手稿，涵盖希腊大众流行文化的各个方面，并用当地方言或语言习惯记录了信息提供者的姓名<sup>6</sup>。这些手稿的整理工作，作为哲学学院学生民俗学课程的研究作业，其中 1 303 份已经完成了数字化，研究人员可以便捷地通过“佩加蒙”（Pergamos）综合数字图书馆系统进行访问<sup>7</sup>。

希腊和国外学者经常查阅这个重要的语料库，这也是希腊第二大的民俗学材料资源库。除了继续增加本科生和研究生录入的原始民俗资料外，还收藏了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与习惯法有关的文件档案、一宗缩微胶卷档案、音乐类实物藏品、声音档案，以及民间诗人、歌手、乐器演奏家和舞蹈家，还有旅居海外的移民、难民和流散的希腊人的自传和人生履历的档案。至于与民俗博物馆直接相关的内容，拥有约 1 100 件由哲学系学生做出贡献的大众流行文化和民间艺术品，其中一部分已经被数字化。

民俗博物馆和档案馆是在拜占庭文献和民俗研究部（Byzantine Philology and Folklore Studies Section）教职员工的指导下运作，并得到民俗学阅览室图书馆员的大力支持。学生们也积极参与，尤其是“民俗学研究与大众流行文化”研究生课程的学生，帮助组织、记录、转录和实现馆藏的数字化，从而掌握管理文化资料的技能，这有助于积累专业的实践经验。

### 约阿尼纳大学的民俗类藏品

1977 年，约阿尼纳大学（University of Ioannina）哲学学院的民俗博物馆和档案馆根据总统令正式成立，但其源起可以追溯至 1964—1969 年间，当时第一位担任民俗学负责人的迪米特里奥斯·卢卡托斯（Dimítrios Loukátos）教授，为了“指导学生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的教育和实践”，开始着手建

6. [https://fma-en.phil.uoa.gr/folklore\\_museum\\_archives/collections/](https://fma-en.phil.uoa.gr/folklore_museum_archives/collections/)

7. [https://pergamos.lib.uoa.gr/uaa/dl/frontend/en/browse/col\\_folklore](https://pergamos.lib.uoa.gr/uaa/dl/frontend/en/browse/col_folklore)

立博物馆的收藏 (VELIOTI-GEORGOPOULOU 1994)。藏品主要由学生们自己捐赠,以响应他为创办大学民俗博物馆而发起的号召。卢卡托斯的目标是通过维护和保管文物、成体系的展览,以及丰富博物馆藏品的构成和系统化,来指导他学生的教学和实践 (BADA, 2003)。

透过收藏实物的类型和分类方式可以发现,卢卡托斯在思考大众流行文化博物馆作为社会和教育机构的时候,运用了新颖的理论和方法论。这里采用的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其他博物馆则根据审美标准收藏和挑选展出的文物,传统上呈现的临时展览似乎还在用碎片化的物品建立起对历史的刻板印象。博物馆的开创者和他的继承者显然优先考虑符合主题的藏品的功能性和创造性,而不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碎片的叠加。因此,博物馆特别注重前工业化时代农业或畜牧业的用具,以及其他能够反映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手制品。1978年,博物馆收藏有近500件文物,到了1993年增加到约600件,1994年约阿尼纳大学从扬尼斯·察纳卡斯 (Ioánnis Tsanákas) 的家中接收捐赠,极大地丰富了藏品数量。

根据1981年察纳卡斯订立的遗嘱,他捐赠给大学的遗产是他家里的大部分不动产和动产,包括家居用品(衣物、家具等),以及给他姐姐的嫁妆(她一生未婚),几乎所有物品都被移交给民俗博物馆。这些物品大多反映了迈措沃 (Métsovo) 山村的日常生活,那里是察纳卡斯的出生地。还有不少重要物品勾勒出约阿尼纳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再现了从山村地区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

博物馆属于哲学学院历史与考古学系的民俗学部,其藏品都是有据可查的<sup>8</sup>,为大学教学和研究功能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博物馆还面向当地社区开放,尝试开展一系列更为广泛的教育和文化活动。如今博物馆对公众特别是中小学生开放。2016年1月,作为首批社区活动之一,博物馆设计并实施了一项面向小学生的教育项目,内容是“‘收藏’与‘收藏者/捐赠者’的概念以及他们对保护大众物质文化的意义”。这个项目是与约阿尼纳大学美术与艺术科学系合作开发的。

### 塞萨斯德谟克里特大学 (Democritus University of Thrace) 的民俗类藏品

民俗学藏品资料是在大学前任校长、法学教授 D. 马弗罗亚尼斯 (D. Mavróyannis) 的倡议下,于1978年开始系统征集的,依托他正在从事的社会学研究的背景,目标是收藏色雷斯人 (Thracian) 所在的地区,其中最主要是萨拉卡察尼人 (Sarakatsani) 使用过的物品。在这个案例中,藏品同样已经登录、编目,并能在网上查阅,尽管目前仅有希腊语版本<sup>9</sup>。

民俗学教授 M.G. 瓦尔武尼斯 (2000) 研究的藏品包括编织品、刺绣品 (tsevrés, 即方巾)、男女服饰 (衬衣、有袖和无袖外衣、传统无袖荨麻 [tsoukna] 连衣裙、围裙、头巾、腰带、长袜、传统男士粗毛毡 [potoúri] 宽松长裤)、银器 (扣环、搭扣)、木雕制品 (纺锤、纺车、箱子、圣礼封印、圣像)、金属制品 (金属工具和器具) 和传统乐器 (色雷斯风笛)。藏品中重要的一项对应的是萨拉卡察尼女性的围裙,这种被称为“panaóúles”的服饰,显示了穿着者的家境状况、社会阶层和年龄层次,以及穿着的场合。根据纹饰的大小和位置,可以将围裙分为7种类型;最后一种图案对应的围裙,体现的并非萨拉卡察尼风格 (VARVOUNIS 1999)。为了提供一个讨论外向性的案例,2016年在 M.G. 瓦尔武尼斯教授的指导下,大学组织了一场临时展览,预告大学即将推出常设性的民俗类藏品展览。展览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展示文物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历史价值(象征意义、功能性、

8. [http://folklore-museum.uoi.gr/\\_en/search.php](http://folklore-museum.uoi.gr/_en/search.php)

9. <https://www.he.duth.gr/el/laografiki-sillogi>



社会用途)，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呈现藏品管理的过程，突出藏品自身的重要性，表明其作为大学与色雷斯地区以及当地民众之间维系纽带的一种形式。之所以以“从黑暗到光明”（From darkness to light）作为标题，暗含了对展览内容的期许，也就是说让沉寂在贮藏室里的民俗类藏品被“阅读”（read），逐渐出现在公众生活和交流中来。博物馆的叙事其实是以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上半叶色雷斯地区的工艺制品为中心，让这些物品自己来“讲述”（speaking），描绘其间的联系和故事并重构轨迹脉络，在与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对话中塑造记忆。通过展出日常性 / 实用性的物品和“正式的 / 官方的”物品，呈现了传统色雷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色雷斯地区的人们普遍将工艺技术和艺术爱好交织而成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位于科莫蒂尼（Komotini）校区古典学与人文研究学院（School of Classical and Humanities Studies）教学楼内一个专门设计的空间，目前正在建设中，计划 2023 年对外开放。值得一提的是，民俗类藏品和历史与民族学系课程的关系密切，学生们参加如何管理博物馆民俗类藏品的实践培训，并通过民俗学与社会人类学实验室（Laboratory of Folklore and Social Anthropology）的网站，协助完成藏品的文档化和数字化。博物馆旨在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提供支持，向学术界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各界传播科学研究方面的知识。

### 民俗学现状与大学民俗类博物馆 / 藏品的演变

作为一门学科，民俗学研究的是曾经流行的文化，而不考虑任何意识形态持续的影响力（PUCHNER 2004—2006, 16），由于主旨和方法论上的更新（VARVOUNIS 1994, 86），被视为一门与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交叉的社会科学（MACHA-BIZOUMI 2020, 83）。二战以后，学科发展显著加速，其追求的社会历史价值，“是让物品褪去不朽的光环并披上社会文化现象的外衣，让这些静止不动的‘遗物’能够复活并回到历史的过往”（NITSÍAKOS 2008, 198–199）。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变化导致两个重大且相互关联的转变，重新确立了希腊民间艺术博物馆征集、组织和评估藏品意义的方式。手工艺品不再被视为艺术品，或是当作不可或缺和“精美”的创作。博物馆的收藏路径逐渐转向通过记录日常生活和城市物质生活中的元素来保存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人们对于 K. 帕帕里戈普洛斯（K. Paparrigópoulos）所揭示希腊民族史演进叙事<sup>10</sup>中的断层的恐惧逐渐消解。20 世纪 80 年代初，博物馆在展示和收藏策略上有所改变，开始接受民俗学研究会捐赠的前工业时代的各类工具和行业用品。

博物馆的展品登记册上首次出现了诸如钢锯等纯粹为传统手工艺者打造的实用性工具。随着收购和获得捐赠，藏品不断充实。新入藏的有当代签名版的陶瓷和戏剧面具。还有反映城市日常生活的物品，例如君士坦丁堡的睡袍，或是与大众信仰有关的物品如 ex-votos（拉丁语，意为誓言、承诺，为感谢神的献祭）（Museum of Modern Greek Culture 2018, 16–17）。

如今，2018 年更名的希腊现代文化博物馆建成已近 200 年，正在对其特征和征集方式进行重新定义。这些手工艺品和大量的文献资料相结合，讲述着有关个人的故事。记忆的小“宝藏”（treasures），通过不同的解读和思考，构成了个人的、家族的，并最终通过博物馆成为集体的“祭坛”（altar）。藏品的价值并不因为艺术性或是审美性，也并非由于稀缺性，而是在于维系了与今天截然不同，但又与彼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日常生活（Museum of Modern Greek Culture 2018）。

10. 康斯坦丁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1815—1891）是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希腊民族史》的作者，被认为是希腊历史连续性观念的奠基人。



## 通过 SWOT 方法分析大学民俗类藏品在教育和其他更多领域中的作用

### S (优势)

博物馆组织藏品，围绕着能够“激发和引导人们追忆过去，畅想可能，或是回忆自己与他人生活的交集”的物品 (URRY 2000, 137)。

学习过程中利用实物对象的认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强调，任何不能通过研究实物来获得的知识都不值得学习 (MARTIN 1998)。从那时起，包括培根、卢梭和杜威在内的哲学家和教育家都主张通过基于实物对象的感官体验来促进认知 (HOOPER-GREENHILL 1992)。并且，利用实物的学习也在博物馆教育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HENNIGAR SHUH 1999)，因为历史进程的产物被赋予了历史性，可以追溯从创造之时到当下的历史轨迹。此外，实物对象的实体性和真实性有助于激发不同群体了解读者的好奇心和兴致。再者，直接有效的实物教学推动了大学建立自己的馆藏：实物所提供的主要信息源，一直受到教育工作者的称赞，实物的有形证据使之成为大学各领域研究和教学的宝贵工具 (ANTZOULATOU-RETSILA 2018, 61)，也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机会。

根据多元智能理论 (GARDNER 1993) 和建构主义理论 (HEIN 2016)，博物馆和基于实物的学习都鼓励主动学习，并且阐释了在不同环境下的功效。

除此之外，目前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限制性措施，对各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涉及各行各业 (KNOTEK 等人 2020)，当然博物馆在内的文化领域也未能幸免。针对数据的初步观察显示，博物馆的专业人士迅速采取应对措施以求存续 (CIOPPI 等人 2020)，他们第一次以完全远程的方式持续吸引新老观众，也知道该如何做得更好。根据欧洲博物馆组织网络 (Network of European Museum Organisations, NEMO) (NEMO 2020) 的数据，欧洲大多数的博物馆都在 2020 年 3 月被迫闭馆，到了年底又因第二波疫情而再次关闭，各国政府寻求适用的紧急措施支持博物馆渡过难关，为文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

很多博物馆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档案记录，提供对当前和以往展览的数字访问，播客的数量成倍增加，网络研讨会等活动也让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能够交流想法和经验。博物馆行业人员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实践社会共存的理念，这表明即便是闭馆期间，博物馆依旧可以作为会议场所，成为创造性思想和观点进行交流的平台，也是凝聚社会力量的空间。

就民俗学而言，大学博物馆往往在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此外的另一个积极因素，是许多藏品经过完整著录和数字化，随时都可以访问。

### W (劣势)

至少从一开始，隶属于大学相关院系的大学博物馆就是为了教学目的而收藏实物。藏品体系的建立反映出大学教授的科研和教学兴趣，往往见证了他们所从事研究和教学计划的重心。挑选手工工艺品的标准之一，在于其与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学生开展研究和教学项目中所能发挥的展示潜力。共同的目标是与日常学术生活联系起来。藏品主要针对有限的专业人群：教授、学生和研究人员，然而至少从理论上说，普通观众很难触及。并且，由于博物馆仅在工作日和工作时间对外开放，意味着除了学生和学校社区以外，公众通常无法前去参观。所以说，“必须敦促博物馆从业

者不断反思自身还缺少哪类藏品和哪类观众”，亦即哪些群体在博物馆中尚不具备代表性（MOULIOU 2018, 132）。此外，还有很多人批评博物馆将藏品摆放在过于局促或是存在设计问题的空间里（DONATELLI 等人 2018, 28）。

大学博物馆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乏专门的人员参与建设和管理。博物馆的创建，受到教授们研究方向的影响，很多情况下介乎研究和教学之间。由于大学的财政支持得不到保障，大学博物馆（还）须证明有继续存在的价值。由于外向性，让博物馆将视线转向大学社区之外，这样可拓展目标群体，增加资金来源。

## ○ (机会)

提供的主要机会在于，年轻人在博物馆各个部门和专业中将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相结合。同样，大学与机构之间存在跨学科合作，也为博物馆叙事提供可能的选择。

通常情况下，临时展览比常设陈列更具创新大胆的想法，这一现象至少在希腊的博物馆里很常见。在塞萨洛尼基拜占庭文化博物馆（Thessaloniki's Museum of Byzantine Culture）与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Aristotle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合作举办的“宝贵的传统”（The Valuable Tradition）展览，展示了两所机构收藏的珠宝和其他珍贵和特殊的物品，正如塞萨洛尼基大学民俗博物馆收藏的阿佛洛狄忒·利蒂（Aphrodite Liti）创作的当代雕塑。

如今，希腊不少大学正在努力创造条件，为了让更多人能欣赏他们的藏品。有人认为，大学博物馆可以利用空间在学生科普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STANBURY 2000）。除了大学生以外，大学藏品也能为中学教育提供支持。本着“学习如何去学习”（learning how to learn）的精神，学生们可以了解博物馆工作的方方面面，例如藏品记录、科学推论——乃至科学本身（参见 BANOU 等人 2018, 203；THEOLOGI-GOUTI 和 VITORATOS 2018）。还应注意，互动体验（即动手和动脑活动）激发了学生们参与科学实践的兴趣和热情（DE SCHRIJVER 等人 2018, 53）。就民俗学而言，小说家乔吉斯·约安努（Geórgios Ioánnou）的做法很值得借鉴，他在担任文学教授期间，委托学生帮助寻找一手资料<sup>11</sup>。

不过在民俗学领域，有几个常设和临时展览的优秀实践案例特别能体现出希腊民俗学的当代视角，预算也相对较低。常设陈列可以举出伯罗奔尼撒民俗基金会（Peloponnesian Folklore Foundation）的展览，或是以“希腊民间艺术博物馆里的民众与工具”（People and Tools at the Museum of Greek Folk Art）为标题的展览，临时展览的案例则包括希腊民间艺术博物馆的百年纪念展，国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Historical Museum）举办的以服装刺绣装饰为主的“Xóblia”展，以及塞萨洛尼基拜占庭文化博物馆的“宝贵的传统”展。这些都值得大学博物馆借鉴。

数字技术帮助博物馆改变了观众体验。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环境下，博物馆提升观众数量的主要策略之一，似乎就是加强和/或改善自身的数字存在（INTERREG EUROPE 2020）。博物馆开发已有的数字资源，诸如虚拟藏品展示和社交媒体账号，还在社交媒体（例如针对当地话题和作品的作品）、流媒体、虚拟导览、在线展览、游戏、教育内容和其他类型的活动（EUROPEANA 2020）等方面制定了数字计划。

在这一环境下，博物馆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参观时的用户体验，但同时也要进一步研究用户

11. <http://ebooks.edu.gr/modules/ebook/show.php/DSGL105/229/1684,5374/>



需求, 以开发更为有效的数字技术应用程序 (MOHD NOOR SHAH 和 GHAZALI, 2018)。在希腊, 充分利用数字资源的博物馆包括国家考古博物馆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塞萨洛尼基视觉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联盟 (Metropolitan Organisation of Visual Arts Museums of Thessaloniki, MOMus), 以及同样拥有民俗类藏品的贝纳基博物馆 (Benaki Museum), 希腊政府网站同时提供了一份免费参观的博物馆名录<sup>12</sup>。疫情期间发起的“我心中的博物馆” (The museum inside me) 倡议也很重要<sup>13</sup>, “观众们” (visitors) 受邀将他们最喜欢的物品及其背后的故事发布在一个完全由他们自己创建的“数字博物馆” (digital museum), 这个做法表明, 物品背后的人及其故事也愈加显得重要。

## T (威胁)

希腊的大学博物馆大多通过教授们在研究过程中收集物品而逐渐形成, 其目的是为学生创造第一手的教育资源。尽管如前所述, 许多所谓的博物馆尚未达到基本标准, 比方说拥有适宜的展示区域。直至 1974 年, 博物馆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教育部拨款。经费极其有限, 通常由馆长兼任业务负责人, 这也是唯一的一位工作人员, 其他都由志愿者担当 (PAPASTATHOPOULOU 2005)。当前由于经济形势不太乐观, 博物馆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与社会联结。最近的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马蒂诺斯 (Martínos) 家族为雅典大学考古博物馆提供资金, 表明大学博物馆的外向性最终 (也) 能为学术界带来助益。还有一些大学博物馆会开展具有外向性的有趣活动: 例如古生物博物馆 (Museum of Palaeontology) 定期举办“开放日”活动, 而安德烈亚斯·辛格罗斯医院 (Andréas Syngros Hospital) 的性病和皮肤病博物馆 (Museum of Venereal and Dermatological Diseases) 也在百年院庆之际举办了一场当代艺术家的临展, 并取得巨大成功 (MELANITIS 和 KARASTERGIU 2007)。

## 结论

大学民俗类藏品体系的建立、构成和展示, 反映了希腊民俗学专业多年来的演变过程。如前所述, 现今博物馆的讨论聚焦于物品背后的故事和人物。这是因为大学博物馆已经处于民俗学科研领域的“先锋”地位 (at the vanguard), 同时也是跨学科的支柱, 多学科 (民俗学、博物馆学、藏品保护等) 的交汇点, 能够更为友善地对待观众。

受到疫情影响, 大学教师们掌握的在线学习方法有助于远程将博物馆转型为对话交流和凝聚社会力量的平台。疫情期间, 西阿提卡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 Attica) 开展了一项研究课题, 在与博物馆观众交流时, 其中一位非常精炼地总结了观众对今天博物馆的期许: “连贯有序的叙事, 用现代的方式讲述传统故事, 使人信服而非说教, 敢于展示艰难的话题, (……) 让我们对文化有了显著需求”。这些方面都值得大学民俗博物馆尝试探索, 很有可能取得关键性的成功。事实上, 大学民俗博物馆也可能将这场疫情转化成为发展的机遇。

## 参考文献

ANTZOULATOU-RETSILA, E. 2018. “Η πρόκληση της δημιουργικής συνέχειας” (The challenge of creative continuity). In: *Πλάτανος ευσκίφυλλος, Τιμητικός τόμος για τον Καθηγητή Μηνά Αλ. Αλεξιάδη* (Platanos Efskiophyllo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Minas Al. Alexiadis), eds. M. G. VARVOUNIS & M. G. SERGIS. Thessaloniki: K & M. Ant. Stamoulis, 57–66.

12. <https://covid19.gov.gr/draseis-politismou/>

13. <https://www.facebook.com/themuseuminsideme/>, [www.facebook.com/notes/126669665642299/](https://www.facebook.com/notes/126669665642299/)





AVDIKOS, E. Gr. 2010. “Continuity, Identity and Folk Studies in Greece”, *Folklore* 44/01, 157–170. Available online: doi:10.7592/FEJF2010.44.avdikos

BADA, C. 2005. “Ο Ν. Γ. Πολίτης και η σχέση του με τον θεσμό του λαογραφικού μουσείου” (N. G. Polítis and the Folklore and Ethnographic Museum). In: *Ο Νικόλαος Γ. Πολίτης και το Κέντρον Ερεύνησης Ελληνικής Λαογραφίας. Πρακτικά διεθνούς επιστημονικού συνεδρίου, 4–7 Δεκεμβρίου 2003* (Nikólaos G. Polítis and the Hellenic Folklore Research Centre.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nference. 4–7 December 2003), vol. A’, eds. E. POLYMÉROU-KAMILAKI, P. POTIROPOULOS & P. KAMILAKIS. Athens: Publications of the Academy of Athens’ Folklore Archive / Hellenic Folklore Research Centre, 543–559. Accessible online: <http://folklore-museum.uoi.gr/pdf/N-Politis.pdf>

BADA, C. 2003. “Πανεπιστημιακά μουσεία και συλλογές του λαϊκού πολιτισμού: Το παράδειγμα του Πανεπιστημίου Ιωαννίνων”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of popular civi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University of Ioannina), *Ethnografika* 12–13: 141–152. Accessible online: <http://folklore-museum.uoi.gr/pdf/mouseia-laikou-politismou.pdf>

BANOU, E., M. XANTHOPOULOU & E. ZIMI 2018. “The University of the Peloponnese Archaeological Museum”. In: *Turning Inside Out European University Heritage: Collections, Audiences, Stakeholders*, eds. M. MOULIOU, S. SOUBIRAN, S. TALAS & R. WITTJE, Athens: 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Press, 199–206.

BAZIN, G. 1967. *Le temps des musées*, Liège: Desoer.

BOBOU-PROTOPAPA, E. 1993. *Το Λύκειον των Ελληνίδων 1911–1991* (The Lyceum Club of Greek Women 1911–1991), Athens: Lyceum Club of Greek Women.

BOUNIA, A. & A. GAZI (eds.) 2012. *Εθνικά Μουσεία στη νότια Ευρώπη. Ιστορία και προοπτικές* (National Museums in southern Europe.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Athens: Kaleidoscopio.

CIOPPI, E., GUTIÉRREZ, N. G., LAWRENCE, E., LIN, Y-J., LOURENÇO, M., NYST, N., FREDERICK OBREGON, I., OSTERMAN, M., PERKINS, D. SANTAMARÍA, M., SIMPSON, A., & TILEY-NEL, S. 2020. University museums from home: observations on responses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12(2), 138–151.

CHRYSSANTHOPOULOU, V. 2018. The Folklore Museum and Archives of the 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Their Academic and Public Character. In: *Turning Inside Out European University Heritage: Collections, Audiences, Stakeholders.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Universeum European Academic Heritage Network (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11–13.06.2015)*, eds. M. MOULIOU, S. SOUBIRAN, S. TALAS & R. WITTJE, Athens: 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Press, 345–355.

CHRYSSANTHOPOULOU, V. & J. L. BACAS 2014. “The Ethnological Sciences in Greece since the late 1980s: The View from Folklore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Ethnologia Balkanica* 17: 105–162.

DE SCHRIJVER, J., C. DUGARDIN, D. SEGERS 2018. “The university museum as an arena for thoughtprovoking cognitive conflicts about science”. In: *Turning Inside Out European University Heritage: Collections, Audiences, Stakeholders.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Universeum European Academic Heritage Network (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11–13.06.2015)*, eds. M. MOULIOU, S. SOUBIRAN, S. TALAS & R. WITTJE, Athens: 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Press, 49–56.

DONATELLI, U., Ch. GALLANTI, L. ROCCA & M. VAROTTO 2018. “University heritage, museums and Third Mission: a geographical viewpoint on social engagement”. In: *Turning Inside Out European University Heritage: Collections, Audiences, Stakeholders.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Universeum European Academic Heritage Network (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11–13.06.2015)*, eds. M. MOULIOU, S. SOUBIRAN, S. TALAS & R. WITTJE, Athens: 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Press, 163–168.

ECONOMOU, A. 2018. “Η έρευνα του υλικού πολιτισμού και η μουσειακή του αξιοποίηση στο έργο του Γεωργίου Α. Μέγα στο ελληνικό και ευρωπαϊκό πλαίσιο” (The research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its museum use in the work of Georgios A. Megas in the Greek and European context). In: Ο Γεώργιος Α.



Μέγας και η ελληνική λαογραφία. Αφιέρωμα στα 40 χρόνια από την εκδημία του (1976–2016). Πρακτικά ημερίδας, 2 Απριλίου 2016 (Georgios A. Megas and Greek folklore. A tribute in commemoration of 40 years since his death (1976–2016).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f April 2, 2016), eds. M. G. VARVOUNIS & G. CH. KOUZAS. Athens: Hellenic Folklore Society, 231–247.

ECONOMOU, A. 2014. *Υλικός πολιτισμός: Θεωρία, Μεθοδολογία, Αξιοποίηση* (Material Culture: theory, methodology, evaluation). Athens: Papazissis Publishers.

ECONOMOU, A. & V. FLOROU (eds.) 2017. *Αντίδωρο στην Άννα Αποστολάκι. Η ζωή, το έργο και η συνεισφορά της. Πρακτικά Επιστημονικής Ημερίδας Αθήνα, 24 Νοεμβρίου 2015* (Gift to Anna Apostolaki. Her life, work and contrib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held in Athens, 24.11.2015), Athens: Lyceum Club of Greek Women.

FALLMERAYER, J. P. 1830. *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ährend des Mittelalters* (History of the Morea Peninsula during the Middle Ages), Vol.1. Stuttgart & Tübingen.

GARDNER, H. 1993.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York, NY: BasicBooks.

GAZI, A. 2012. “Εθνικά μουσεία στην Ελλάδα: όψεις του εθνικού αφηγήματος” (National museums in Greece: facets of the national narrative) In: *Εθνικά Μουσεία στη νότια Ευρώπη. Ιστορία και προοπτικές* (National Museums in southern Europe.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eds. A. BOUNIA & A. GAZI. Athens: Kaleidoscopio, 36–71.

GAZI, A. 1999. “Η έκθεση των αρχαιοτήτων στην Ελλάδα (1829–1909). Ιδεολογικές αφηγήσεις-πρακτικές προσεγγίσεις” (The exhibition of ancient artefacts in Greece (1829–1909). Ideological starting points/practical approaches). *Archaiologia kai Technes* 73: 45–53

HAMILAKIS, Y. & E. YALOURI 1996. “Antiquities as symbolic capital in modern Greek society”. *Antiquity* 70: 117–129.

HATZINIKOLAOU, T. 2015. “Μνήμη και ανάμνηση. Για μια νέα προσέγγιση των μουσειακών συλλογών” (Memory and recollection. Towards a new approach of museum collections). In: *Η Προφορική Ιστορία στα μουσεία και στην εκπαίδευση* (Oral history in museums and education), eds. I. NAKOU & A. GAZI. Athens: Nísson Publications, 67–71.

HATZINIKOLAOU, T. 2012. “Η προστασία της νεώτερης πολιτιστικής κληρονομιάς στις αρχές του 20ου αιώνα. Η ίδρυση του Μουσείου Ελληνικών Χειροτεχνημάτων: τα πρώτα βήματα (1918–1923)” (The protection of modern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creation of the Museum of Greek Handicrafts: the first steps (1918–1923)). In: *Ο Νικόλαος Γ. Πολίτης και το Κέντρον Ερεύνης της Ελληνικής Λαογραφίας. Πρακτικά διεθνούς επιστημονικού συνεδρίου* (Nikólaos G. Polítis and the Hellenic Folklore Research Centre.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nference), eds. E. POLYMÉROU-KAMILAKI, P. POTIROPOULOS & P. KAMILAKIS, Athens: Publications of the Academy of Athens’ Folklore Archive / Hellenic Folklore Research Centre, 991–1007.

HATZINIKOLAOU, T. 2003. “Εισαγωγή” (Introduction). In: “Μουσεία και λαϊκός πολιτισμός” (Museums and popular culture), *Ethnografika* 12–13: 11–26.

HEIN, G. E. 2016. *Progressive Museum Practice. John Dewey and Democ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ENNIGAR SHUH, J. 1999. “Teaching Yourself to Teach with Objects”. In: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Museum*, ed. E. HOOPER-GREENHILL, London: Routledge, 80–91.

HOOPER-GREENHILL, E. 1992. *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INTEREG EUROPE 2020.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museums, post pandemic experiences”. Online: <https://www.interregeurope.eu/find-policy-solutions/stories/digital-technologies-and-museumpost-pandemic-experiences>.

KNOTEK, E. & SCHOENLE, R. & DIETRICH, A. & MÜLLER, G. & MYRSETH, K. O. & WEBER, M. 2020. “Consumers and COVID-19: Survey Results on Mask-Wearing Behaviors and Beliefs”. *Economic Commentary*, Number 2020–20 (16 July). Cleveland, Ohio: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1–7. Accessible onlin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2994318\\_Consumers\\_and\\_COVID-19\\_](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2994318_Consumers_and_COVID-19_)



Survey\_Results\_on\_Mask-Wearing\_Behaviors\_and\_Beliefs.

KOKKOU, A. 2009. *Η μέριμνα για τις αρχαιότητες στην Ελλάδα και τα πρώτα μουσεία* (Care for the Antiquities in Greece and the first museums), Athens: Kapon Editions.

KRAVVA, V. 2003. “Οι λαογράφοι, τα πράγματα και ο υλικός βίος: Θεωρητικές και μεθοδολογικές διαδρομές στη μακρά λαογραφική διάρκεια” (Folklorists, things and material lif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aths through the long folklore span). In: *Λαογραφία και Ανθρωπολογία. Μια συμβολή στον διάλογο* (Folklore and Anthropology. A contribution to the dialogue), eds. V. NITSIKAKOS & P. POTIROPOULOS. Athens: Sideris Publications, 231–262.

KYRIAKIDIS, S. 1939. “Λαογραφικά μουσεία” (Folklore museums), *Μίνες* III, issues II–III (1 February – 31 March, 1939): 110–116, Thessaloniki.

KYRIAKIDOU-NESTOROS, A. 1978. *Η θεωρία της Ελληνικής Λαογραφίας. Κριτική ανάλυση* (The theory of Greek Folklore. A critical analysis), Athens: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Greek Culture and General Education (Moraitis School).

LANDOLT, E. 1984. *Show Pieces from the Amerbach Cabinet*, Basel: Merian.

LOUKATOS, D. 1978. *Εισαγωγή στην Ελληνική Λαογραφία* (Introduction to Greek Folklore), Athens: National Bank of Greece Cultural Foundation.

LOURENÇO, M.C. 2005. *Between two worlds: The distinct natur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in Europe* (PhD Dissertation). Paris: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etiers

LOURENÇO, M.C. 2008. “Wher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knowledge meet: an overview of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in Europe”, *Museologia Scientifica Memoriae*, N. 2/2008, 321–329. Accessible online: <http://www.anms.it/upload/rivistefiles/105.PDF>

MACHA-BIZOUMI, N. 2020. “Η συνομιλία της Λαογραφίας και της Κοινωνικής Ανθρωπολογίας στη μελέτη του παραδοσιακού και σύγχρονου ενδύματος”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Folklore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i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lothing). In: *Ο Σύγχρονος Ελληνικός Λαϊκός Πολιτισμός: Μεταξύ Λαογραφίας & Κοινωνικής Ανθρωπολογίας* (Contemporary Greek popular culture: Between Folklore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Proceedings of a Scientific Workshop dedicate to professor emeritus Minas Al. Alexiadis, ed. M. G. VARVOUNIS. Komotini: Paratiritis tis Thrakis Publications, 80–96.

MACHA-BIZOUMI, N. 2017. “Η συμβολή της Άννας Αποστολάκι στην έρευνα και μελέτη του παραδοσιακού ενδύματος” (Anna Apostolaki’s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n and study of traditional costume). In: *Αντίδωρο στην Άννα Αποστολάκι. Η ζωή, το έργο και η συνεισφορά της. Πρακτικά Επιστημονικής Ημερίδας Αθήνα, 24 Νοεμβρίου 2015* (Gift to Anna Apostolaki. Her life, work and contrib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held in Athens, 24 November 2015), eds. A. ECONOMOU & V. FLOROU. Athens: Lyceum Club of Greek Women, 219–244.

MARINIS, K. 1931. “Για ένα νέο μουσείο” (For a new museum), *Néa Estía* 9: 574–576. Accessible online: <http://www.ekebi.gr/magazines/showimage.asp?file=53642&code=5702&zoom=600>.

MARTIN, C. 1998. *The Philosophy of Thomas Aquinas: Introductory Reading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MELANITIS, Y. & KARASTERGIOU, A. 2007 *Dermatographies*, group exhibition, A. Syggros Museum of Wax Moulages, Athens.

MOULIOU, M. 2018. “Engaging with University Museum Collections: Paradigms of Participatory Museum Practice”. In: *Turning Inside Out European University Heritage: Collections, Audiences, Stakeholders.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Universeum European Academic Heritage Network (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11–13.06.2015)*, eds. M. MOULIOU, S. SOUBIRAN, S. TALAS & R. WITTJE, Athens: 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Press, 127–134.

MOULIOU M. & D. KALESSOPOULOU 2011. “Emblematic museum objects of national significance. In search of their multiple meanings and values”. In: *The Thing about Museums*, eds. S. DUDLEY, J. BINNIE & J. PETROV. London: Routledge, 47–68.



Museum of Modern Greek Culture, 2018. *Μουσείο Νεότερου Ελληνικού Πολιτισμού. Ένα μουσείο, μία ιστορία 100 χρόνων* (Museum of Modern Greek Culture. A museum, a history of 100 years), Exhibition Catalogue, Athens.

Network of European Museum Organisations (NEMO), 2020. *Survey on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situation on museums in Europe. Final report* (May 2020). Berlin. Accessible online: [https://www.ne-mo.org/fileadmin/Dateien/public/NEMO\\_documents/NEMO\\_COVID19\\_Report\\_12.05.2020.pdf](https://www.ne-mo.org/fileadmin/Dateien/public/NEMO_documents/NEMO_COVID19_Report_12.05.2020.pdf)

NITSIKAKOS, V. 2008. *Προσανατολισμοί. Μια κριτική εισαγωγή στη λαογραφία* (Orient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folklore), Athens: Kritiki.

PAPADOPOULOS, S. 2003. *Ανθρωπολογικά Μουσειολογικά. Μικρά μελετήματα* (Anthropological Museological. Brief studies). Athens: Publications of the Piraeus Bank Group Cultural Foundation.

PAPASTATHOPOULOU, Chr. 2005. “16 Μουσεία επιστήμης και γνώσης” (16 museums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Ελευθεροτυπία* (daily newspaper Eleutherotypia), 15.3.2005.

PLANTZOS, D. 2008. “Archaeology and Hellenic identity, 1896–2004: the frustrated vision”. *Μουσείο Βενάκι, 3rd Supplement, 0, 11–30*. <https://doi.org/10.12681/benaki.17969>.

POLITIS, N. P. 1909. “Λαογραφία” (Folklore), *Laografia* 1: 3–18.

POLYMÉROU-KAMILAKI, E. & KARAMANES, E. 2008. *Λαογραφία: Παραδοσιακός πολιτισμός* (Folklore: Traditional culture). Athens: Institut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Adults. Accessible: <https://www.openbook.gr/laografia-paradosiakos-politismos/>.

PUCHNER, W. 2004–2006. “Η Λαογραφία στον 21ο αιώνα” (Folklore in the 21st century), *Laografia* 40: 13–20.

ROMAIΟΥ-KARASTAMATI, E. 1990–1992. “Το Μουσείο Ελληνικής Λαϊκής Τέχνης και ο ρόλος του στην οργάνωση των ελληνικών λαογραφικών μουσείων”, *Laografia* 36: 121–128.

MOHD NOOR SHAH N. F. & GHAZALI, M. 2018. “A Systematic Review on Digital Technology for Enhancing User Experience in Museums”. In: *Us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USER 2018, Puchong, Malaysia, August 28–30, 2018, Refereed Proceedings*, eds. N. ABDULLAH, W. A. WAN ADNAN & M. FOTH.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35–46. <https://doi.org/10.1007/978-981-13-1628-9>.

SHANKS, M. 1996. *Classical Archaeology of Greece. Experiences of the discipline*. London: Routledge.

THEOLOGI-GOUTI, P. & E. VITORATOS 2018. “The Role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as Mediators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ociety”. In: *Turning Inside Out European University Heritage: Collections, Audiences, Stakeholders.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Universeum European Academic Heritage Network (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11–13.06.2015)*, eds. M. MOULIOU, S. SOUBIRAN, S. TALAS & R. WITTJE, Athens: 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Press, 57–66.

TOUNDASSAKI, I. & R. CAFTANTZOGLOU (2005). Narrations de l’identité culturelle grecque : les trois musées nationaux d’Athènes. *Ethnologie Française* XXXV, 2: 229–242.

TRANTA, A. 2019. *Αρχαιολογική, μουσειολογική και εκπαιδευτική προσέγγιση μουσειακών προϊστορικών συλλογών στην Ελλάδα* (An archaeological, muse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approach of museums’ prehistoric collections). Athens: Ekdotike Athenon.

TROULI, S. 2006. Η περίπτωση των πανεπιστημιακών μουσείων στην Ελλάδα από την ίδρυσή τους, το 1837 έως το 1974 (The case of university museums in Greece from their creation in 1837 through to 1974). *4<sup>ο</sup> Διεθνές Επιστημονικό Συνέδριο Ιστορίας Εκπαίδευσης. Πρακτικά* (4th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Proceedings), Patras, 6–10 October. Consulted online: <http://www.eriande.elemedu.upatras.gr/eriande/synedria/synedrio4/praktika1/trouli.htm>

VARVOUNIS E., 2015. “Georgios A. Megas (1893–1976)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academic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reek Folklore: a review of evaluations of his work”, *Neograeca Bohemica* 15: 33–45.



VARVOUNIS, M. G. 2013. Ελληνικός λαϊκός πολιτισμός και τουρισμός (Greek popular culture and tourism). Collection Λαϊκοί Πολιτισμοί στον 21ο Αιώνα (Popular cultures in the 21st century). Athens: Pedío.

VARVOUNIS, M. G. 2000. Λαογραφική συλλογή Δημοκριτείου Πανεπιστημίου Θράκης (The folklore collection of the Democritus University of Thrace). Komotini: Publications of the Democritus University of Thrace.

VARVOUNIS, M. G. 1999. Ποδιές της συλλογής του Δημοκριτείου Πανεπιστημίου Θράκης (Apron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Democritus University of Thrace). Komotini: Publications of the Democritus University of Thrace.

VELIOTI-GEORGOPOULOU, M. 1994. “Η ιδεολογία της εκπαίδευσης στα ελληνικά λαογραφικά μουσεία” (The ideology of education in Greek folk museums), *Α΄ Συνάντηση Λαογραφικών Μουσείων των χωρών της Ευρωπαϊκής Κοινότητας, Ο ρόλος των λαογραφικών μουσείων στα πλαίσια της Ενωμένης Ευρώπης* (Inaugural Meeting of Ethnographical Museums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 role of ethnographical museums within a United Europe), Proceedings, Athens 1–5 October, 319–330.

URRY, J. 2000: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联系方式

Athena (Nadia) Macha,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of Folklo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Ethnology, Democritus University of Thrace

Email: nantia.macha@gmail.com

Alexandra Tranta, PhD, Adjunct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Archiv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est Attica

Email: atranta@uniwa.gr

### 关键词

Museology, museum history, university museums, folklore museums, museum studies, ethnography, folklore

# 艺术与物件介入：大学提供给失智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的服务项目

Jane Thogersen, Gina Hammond, Andrew Simpson,  
Rhonda Davis, Kate Hargraves & Leonard Janiszewski

## 摘要

本文介绍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结合艺术疗法和回忆疗法，帮助失智症（老年痴呆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这个名为“艺术与物件介入”（Art and Object Engagement, AOE）的项目，是由两所大学校园里的博物馆合作参与的，以参与文化活动受限的人群为目标，涉及艺术和社会历史类藏品。项目具有明确的开放性、探索性架构和基本方法原理。本文对项目在参与者中产生的积极影响作了定性分析。还有人认为，诸如此类项目在高等教育中创造性地利用藏品资料，通过教学、研究和交叉参与相结合的复杂生态系统，支持大学完成三项使命。



参与文化生活会影响幸福感。纵向研究显示,经常参观博物馆可以降低失智症的发生率(FANCOURT 等人 2018)。还有人注意到艺术能让失智症患者在社交和行为上发生改变(De MEDEIROS 和 BASTING 2013)——为患者及其护理人员制定了一系列方案(HULME 等人 2010),包括在美术馆开展的干预措施(CAMIC 等人 2016)。艺术疗法的作用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也扩展到一般性的缓和治疗(PRATT 和 WOOD 1998)。同样,回忆疗法也被发现对失智症患者的情绪和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COTELLI 等人 2012, ALLEN 等人 2018)。“人生故事的工作”(life story work)是一种特殊的、广泛应用于各种患者的干预性措施(McKEOWN 等人 2006)。

失智症是一种逐渐损害认知功能的疾病(SCOTT 和 BARRET 2007),大量文献和轶闻证据表明,参与艺术和历史活动有助于提升失智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的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尽管尚不明确其中的诱因。不过,新的研究开始衡量并尝试量化这些干预措施的积极影响(例如 CHATTERJEE 和 CAMIC 2015, MORSE 和 CHATTERJEE 2018)。根据估算,2010 年全球有失智症患者 3560 万人,且这个数字每 20 年将翻一番(PRINCE 等人 2013)。为了应对预估的变化,有人认为需要重新思考、规划,甚至重新定义失智症(HUGHES 2014)。

澳大利亚有超过 40 万人患有失智症。澳大利亚老年护理机构中有超过 50% 的老人患有这一疾病,并且数字还将急剧增加。在澳大利亚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将近十分之一都患有症状。据推测,到 2028 年,失智症患者的总数将超过 58.9 万人,到 2058 年更将超过 100 万人(HealthDirect 2019)。失智症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AIHW, 2019)。

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澳大利亚悉尼)的项目,旨在满足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日益增长且多样化的老年护理需求,研究历史和艺术在老年护理中的潜在助益,以及接受护理的老年人及其护理人员如何利用大学藏品资料,共同分享和创造历史文化知识。

“艺术与物件介入”是麦考瑞大学的一个推广项目,利用大学收藏的当代艺术和社会历史类藏品,参与建立可持续的社区联系。项目融入多学科学习和教学计划。对于不同的参与者来说,助益颇多。

本章将概述项目的机制内容和历史背景,之后再以初步定性的数据作为主要依据,分析对多位受益者的帮助。举例来说,项目的参与者通过口述分享他们的生活故事,生成历史内容,再由博物馆编辑和存储。这就创造了可供不同受益者使用的新知识。访谈数据可以用于研究和展览,同时能让失智症患者和其他人了解其口述内容的价值和故事的意义。这个项目为公众史学、博物馆研究、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实习机会。

我们认为,拥有实物收藏的大学最适合开展此类项目,利用研究和实践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复杂的生态。

## 机构设置

麦考瑞大学是悉尼的第 3 所大学,建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当地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同其他许多大学一样,通过征集藏品支持教学活动(SIMPSON 2012)。前文已详细介绍了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的体系背景和不同的价值观(SIMPSON 2017)。虽然大学的网站显示有 7 座博物馆和收藏馆,但本文所述项目只涉及其中的 2 个,一是位于文学院的澳大利亚历史博物馆(Australian History Museum, AHM),一是位于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和收藏馆集群的麦考瑞大学美术馆(Macquari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MUAG)。



澳大利亚历史博物馆隶属于现代史、政治和国际关系系 (Department of Modern Histor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博物馆拥有超过 14 000 件藏品,反映了澳大利亚从殖民前至今的历史。这里最初是提供教学使用的收藏陈列室,1996 年对外开放。展示和收藏主题涵盖澳大利亚原住民、移民、妇女、战争和社会等内容 (THOGERSEN 等人 2018)

1967 年成立的艺术收藏馆,其发展主要得益于捐赠者的慷慨。这些藏品体现了澳大利亚社会重要的文化批判价值观——景观、环境、人和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以及在全球不断变化中所处的地位。大学艺术收藏馆也为内部策划的展览提供支持,这建立起大学美术馆与麦考瑞大学在学习、教学和研究方面的联系。不断变化的展览计划始终密切聚焦当代社会的主题,为学术活动和非正式学习提供机会。在机构制度方面,艺术收藏馆和美术馆的管理架构都是经过多次改革才形成了如今的状态 (HAMMOND 等人 2012)。

根据麦考瑞大学的办学宗旨,学校定位为一所服务型 and 参与型大学。大学近期设立了 5 个主要研究领域,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同其中的“健康人群” (Healthy People) 和“弹性社会” (Resilient Societies) 2 个研究领域有关 (Macquarie University 2019)。大学美术馆、澳大利亚历史博物馆与社区的失智症专家、老年护理机构以及学术研究中心建立了研究合作的伙伴关系,成为机构的一项公民参与计划以应对当代社会问题,目的是包容失智症患者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项目与大学的健康战略和复原力战略重点相一致,旨在提供可能改变世界的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项目已经增进了人们对于大学藏品的了解。这种以校内为主的影响力也很重要,毕竟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为博物馆及其藏品制定过任何机构层面的战略规划 (SIMPSON 2017),多年来博物馆及其藏品在治理模式上存在脱节 (SIMPSON 2012)。项目重点聚焦跨馆藏品之间的合作,目的是证明藏品在高等教育中具有创造性的潜力。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项目同时服务于大学的三大使命。通过参与和社区介入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PACE) 项目服务教学这一首要任务。参与和社区介入项目是大学近期推出的一项新的课程计划。所有学士学位的课程,都至少包括一套参与和社区介入项目的实践学习活动,通常作为在合作组织的实习。通过艺术与物件介入的项目,为多学科的学生提供观摩和参与的机会。同时通过将艺术用于老年医疗护理的跨学科尖端研究,为大学的第二项研究使命提供支持,历史学、医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以及老年护理从业人员也可以利用相关的研究成果。

鉴于项目通过艺术、历史和记忆生成提供治疗方案,为老年人及其护理人员的福祉做出贡献,因而可被视为支持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第三项使命。这也是高等教育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方面 (BENNEWORTH 等人 2015),尽管很多人批评第三项使命可能影响到大学的学术身份,但机构层面实施的战略管理正变得日益普遍 (例如 WATERMEYER 2015)。

虽然麦考瑞大学的博物馆及其藏品在实现第三项公众参与的使命中,并没有相应的制度性策略,但此前也有过一些尝试。大学美术馆曾为当地老年护理之家的居民举办艺术活动,广受欢迎,反响良好,但由于资金所限,项目时常中断 (SIMPSON 等人 2004)。麦考瑞大学于 2001 年设立了一个艺术与失智症项目,但由于缺乏资源和资金,项目于 2005 年停止运作,直至 2011 年才作为与当地老年护理机构合作的试点项目重新启动。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s Art) 与阿尔兹海默症项目的专家团队提供了为期两天的培训课程,丰富了相关活动。通过此次培训,我



们建立了一个关于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的有效概念框架，并于 2018 年成功申请到新南威尔士州家庭和社区服务部（NSW the 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的“宜居社区补助金”。

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大学博物馆作为博物馆学实践的前沿实验场所的设想（ÖZDEMİR 和 GOKMEN 2017, ASHBY 2018）；二是将博物馆空间用于社会公益工作的设想，这种情况下涵盖了边缘化群体，被称为博物馆“道德行动者”（moral agency）的模式（SANDELL 2017）。虽然许多博物馆已经接受了这一理念并且正在开展工作，旨在通过社区的参与性实践对观众和社区产生积极影响，但在高等教育领域还很少有记录在案的实例。

### 项目特征：开放式的探索

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通过创造性地利用麦考瑞大学收藏的当代艺术品和社会历史类实物来服务失智症患者。项目包括组团参观大学美术馆，提供社会历史类藏品，尝试引导参与者之间进行对话。经过参观和讨论后，参与者、护理人员和主持人一起享用早餐或下午茶。艺术与物件的融合，也是艺术疗法与回忆疗法的实验性融合。我们发现，那些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历史有关的物件，是对话、叙事和回忆的最佳触发器。这也是多感官触发器，不仅可以通过视觉，还可以通过听觉、触觉、嗅觉乃至味觉，因此要在艺术治疗中采用视觉和认知维度以外的新维度。

选择项目的物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必须只选用项目工作人员熟悉的物件，使他们能够轻松地开展开放式的口头交流。大家都知道这个物件吗？对于年轻的参与者来说，是否能一眼认出这个物件？物件与他们个人生活有没有联系？能否让人联想到年轻时候发生的某些事情、人物或故事？物品是否包含熟悉的功能、设计、气味等等？是否看起来很奇怪？有的时候，如果奇特或古怪的物件能够触发人们的好奇心，往往也能成功地引出话题。物件能带来多感官的体验吗，触摸物件会不会受损伤？

项目实施方面，主持人认为如何使用艺术品和物件并无对错之分。可以从起点开始，将物品传递到小组的任一个人手里。所有的回应都是积极的认可和鼓励，没有错误之说。发言者故意避开与记忆直接相关的问题，诸如“你还记得这件物品是什么吗？”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提出“这件物品会是什么呢”或是“你觉得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样的问题，来寻找与个人有着关联的记忆。

项目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简单。与其他对外的团体活动一样，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为参与者提供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社交体验，探索剖析艺术作品和博物馆的藏品并触发联想的故事。每次谈话都是由项目协调员发起的，之后参与者就会被鼓励自由地进行交流，经验表明这样做的效果更好。由于我们愿意与参与者互动并尊重他们有些特别但同时也非常有意义的想法，我们对于自身藏品的认知也有了很大提升。

具体实例方面，一位 70 多岁的男士最让人动容，他很少说话或与其他人互动。然而，当拿到大家轮流传递的一根原住民用来捕蛇的木制工具时，他的眼里立刻有了神采，并用接下来 10 分钟时间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在原住民乡村的生活经历，包括如何和当地朋友一起玩耍，使用一样的工具出去捉蛇。值得注意的是，这件工具经常被大学生用于物件分析，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立即看出它的用途。在一个疗程中能看到这样的反应是难以置信、有启发性的，一段深刻的记忆通过这个不寻常的物件被揭开了。



如上所述，参与者需要花时间观赏艺术作品、做出反应和开展讨论。麦考瑞大学美术馆会按照六到八周的时间间隔，定期举办不同的展览。项目主持人直接使用当时正在展出的作品即可。因为项目的目标仅仅是激发反应，并不涉及任何形式的结构化学习。有趣的是，项目中使用的很大一部分作品都属于抽象艺术，根据主持人的观察，这些作品的一些细微之处特别容易唤起记忆。参与项目的老年人都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人际关系，在适当刺激下很容易对眼前的艺术作品产生丰富而深刻的理解。由于能做出反应和开展讨论，参与者会产生强烈的行动感和关联感。艺术作品激发出不同的情感，对每个人来说，每幅作品都可能与日常生活产生多重联系，并可以让他们明显感到这些日常生活更有意义。

主持人会避免回忆疗法的直接性问题，而是更多采用谈话方式和一般性假设，类似物件可能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艺术与物件介入这一项目必须足够流畅灵活，我们也希望达到这一点，通常会安排 3 到 8 名参与者参加长达 2 小时的活动，邀请他们加入有关艺术作品、藏品实物的开放式讨论，以及分享茶点、咖啡、蛋糕的社交活动。

随着项目的展开，我们又为居家的失智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开发了类似的新课程。这些患者及其护理人员在活动初期表现出的参与度和互动程度让我们感到惊讶。最初，我们认为护理人员会利用失智症患者参与活动的机会暂时离开病人身边，并与其他护理者聊天，获得一些喘息和放松的机会。然而事实表明，护理人员同样希望参与到活动中去。根据我们的了解，由于活动内容简单易学，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去后会尝试用家里找到物品和艺术品来触发失智症患者的反应，并获得很好的效果。

截至目前，已有数百人通过大学的项目参观美术馆，加入每次有 6 到 12 名参与者和 3 到 4 名护理人员参加的讨论会。讨论会上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让参与者和艺术作品进行互动，分享自己的认知与故事，这赋予了参与者强烈的幸福感和归属感。项目也因此大获成功，并开始通过合作拓展至大型和小型的老年护理机构。

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的成功归功于许多关键因素，包括使用代表澳大利亚社会历史的藏品（例如 19 世纪的黄油模具、20 世纪 60 年代的飞机果冻盒，或是当地特有的鸱鸒的叫声器）和当代艺术作品（例如 Ildiko Kovacs、William Dobell 和 Judy Cassab 的作品）来作为话题道具。通过两个系列之间的合作，我们得以在较为舒适和安全的美术馆空间中，跟参与者一起探索奇特或熟悉的物品，并努力让每个人都能有所收获。项目提供了更好的感官和触觉的综合体验，超越了传统美术馆“欣赏但不可触碰”（look but don't touch）的限制，能够鼓励失智症患者尝试接触文化藏品、与主持人交流并获得更重要的彼此接触。

最初，项目在吸引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挑战。整个项目采用了多种招募手段，这包括：在活动时分发传单，请“澳大利亚失智症”（Dementia Australia）机构帮忙分发推广，在当地报纸上购买广告版面，参加“扶轮社赞助”（Rotary-sponsored）的失智症活动并演示物件介入的案例方法，以及在社区失智症护理专家中建立口碑。最成功的招募方式是参加扶轮社运营的“D Caf”（失智症咖啡馆）活动，向失智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提供项目体验。



项目制定了 2018 年和 2019 两年的居家失智症患者活动日历。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每月有两次活动，从 2019 年上半年起，项目改为在每个月的一个固定日期举行一次活动，结果我们发现以半年为单位的活动计划效果更好，新注册和继续参与的人数都有所增加。

在 2018 年，我们与失智症护理专家蒂姆·英格兰（Tim England）合作开发了针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和互动课程。有趣的是，我们原本打算尽量让课程的参与者放松和享受，但他们远比我们设想的要积极得多。

### 成果探讨

就大学的首要使命而言，项目的成果在于开发藏品并将其融入多学科的学习和教学计划，让学生体验到人文伦理的应用、观察研究的设计和实施、文献综述、报告和战略规划。同样，对于大学的第二个使命来说，项目合作拓展了藏品的研究潜力，重点包括衡量参与度、质量保证、行为影响和效益，以及对历史叙事的贡献。项目还与社区失智症专家、老年护理机构和学术研究中心建立了研究伙伴关系。在提高相关藏品曝光度的同时，项目还有助于催化和支持心理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包括音乐与物件的介入作为认知触发因素的对比研究。此外，对于研究如何让失智症患者在美术馆接触当代艺术品和社会历史物件方面，项目可以提供直接的支持，并将重点置于关注参与者在活动中和活动后对生活质量的积极影响。

项目已经与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人员建立了研究伙伴关系。2019 年，这一项目与麦考瑞大学应用史学研究中心（Centre for Applied History）开展合作，初步探讨了如何利用活动中产生的信息为历史记录做出贡献，同时也考虑到观众提供的记忆的有效性问题的。新的研究伙伴关系包括麦考瑞大学的“老龄思维研究中心”（Centre for Scaffolding the Ageing Mind），以便更好地了解利用社会历史物品和艺术品与失智症患者交流的影响和好处。研究将使我们能够与麦考瑞大学应用史学研究中心密切合作，探讨如何将活动中产生的丰富叙事纳入历史记录。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增强了校内研究人员对藏品的认识，一些研究人员正利用藏品支持自己在其他方面的研究。

项目还成为跨学科学生项目的来源。来自社会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历史学和博物馆学等学科，参加了社区介入项目的学生实习团队都曾观摩项目活动，并在事后报告中提供了宝贵的反馈。许多学生表示，他们非常喜欢跨学科团队的工作机会，在与同伴的讨论过程中接触到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参与的工作包括提供活动参与度报告和项目分析，其中涵盖了项目改进建议、文献综述、带有注释的参考书目、物品分析以及根据活动经验提出的藏品选择清单。在观察研究时，他们需要关注患者的参与以及群体对不同作品和物品的反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协助完成了可以推广到其他组织的全套规划。

在第三项使命方面，来自护理人员的项目定性反馈非常令人鼓舞，根据相关的传闻报告，活动期间和活动之后参与者的健康程度（包括减少焦虑）、社交和沟通（包括演讲）的能力、参与能力和回忆水平都有明显的提升。



这一利用藏品的方式，还为研究经费和项目资助打通了之前封闭的渠道。获得家庭和社区服务部的“宜居社区”（Liveable Communities）拨款后，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团队能够为其他有意向的采用失智症友好项目的文化机构举办培训课程。来自悉尼的失智症护理专家蒂姆·英格兰合作完成了研究项目。我们还利用这笔捐赠印刷资料，包括建议的开场白、物件和艺术作品的选择，目的是方便护理人员在家中实施项目，此外还有一本介绍悉尼及其周边文化设施的小册子，这些设施都有为失智症患者设置的友好空间（HARGRAVES 等人 2018），重点包括可达性、规划、停车和交通，以及平均停留时间。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护理人员更放心地陪伴失智症患者外出，去他们喜欢的地方。除了广泛分发的 1500 份印刷材料外，我们还提供数字版本下载。此外，我们还为希望持续实施活动的护理人员制作了信息表。

我们也有机会为其他艺术和文化机构提供培训，使之能够更加友好地对待失智症患者，并且考虑开展类似的项目。参与培训的包括戈斯福德美术馆（Gosford Regional Gallery）、悉尼歌剧院（The Sydney Opera House）、赫斯特维尔美术馆（Hurstville Gallery）和悉尼生活博物馆（Sydney Living Museums）的工作人员。还有许多其他组织提出了培训请求，目的是让空间能够吸引相关受众群体，自行开发类似的项目。

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地点举办了 14 场活动，为大约 150 人提供服务。在此期间，我们分发了 2000 份纸质材料并记录了 280 次资料下载。“澳大利亚失智症”机构、蒂姆·英格兰引荐的“扶轮社”，以及悉尼生活博物馆的部分场馆和上述其他文化场所都使用了项目开发的资源。

我们曾考虑拍摄活动过程的视频但最终放弃，主要原因是参与者可能担心视频的隐私问题。不过在获得参与者的同意后，我们决定采用适度的照片来代替视频录制。患者及其护理人员对这个方案都能接受。除了分享我们和参与者的照片外，活动结束后也可以利用这些照片发起交流。报告显示，在健康和幸福感方面，项目都获得了积极的反馈。居家的老年失智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都表示孤独感有所缓解，他们双方之间的关系也由于共同参与项目的经历而得到加强。

虽然最初我们曾计划在每次活动后进行在线或书面的调查，并准备了在线反馈表。但从第一次活动开始，我们就发现护理人员根本没有时间或无法及时提供有意义的反馈。因此我们认定，要想评估活动的质量和影响，最好的办法是与参与者进行非正式的谈话。

所有的参与者都表示他们喜欢活动并认为自己能从中获益，有 90% 的参与者会再次参加其他活动，并表示有兴趣继续参加，有 60% 的参与者认为在他们回家以后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护理人员都喜欢这个团体活动，因为能和自己照护的人一起融入社会。护理人员和患者都希望能进行实际的艺术创作。尽管这并非项目的既定内容，但在听取参与者的反馈后，我们尝试了联合艺术创作活动并将其纳入了项目。所有的参与者都表示这项活动很好。我们认为可以视为一种从创造性言语认知交流发展到创造性肢体认知交流的参与互动拓展形式。

或许对活动主持人而言，最大的收获来自我们首次的居家护理课程。原本有三对夫妇预约参加，但其中两对在最后一刻退出了。由于参与者的特殊性，临时退出是项目全程都存在的一个棘手问题。当时我们担心首次活动会失败，但结果却恰恰相反，通过那次活动我们意识到，相对于老年护理机构的小组活动，为居家失智症老人及其护理人员准备的活动的有很大的不同。一位男士在听说项目之后带着他患有中度失智症和语言障碍的妻子前来参加。活动中，他凭着直觉鼓励妻子参与，在恰当的时间介入或放手让妻子自由发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调整了自己的介入方法，以确保护理人员



也可以积极参与。对于主持人来说，听到那位妻子对艺术作品和社会历史物品的深入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活动结束后，那位男士表示他很期待在回家后尝试用妻子年轻时的物品来触发夫妻间的交流。

以下是项目成果 / 效益的摘要：

- 艺术作品与物件的结合，让人产生更深层次的多感官参与。
- 接触当代艺术和社会历史类物品能够有效改善失智症患者的情绪和社会幸福感。
- 让参与者表达想法、故事和感受，有助于减轻孤立感。
- 项目作为沟通工具，提升了社交性。
- 通过学习和教学计划整合资源并获得大学支持，让学生获得全新的学习机会。
- 通过交叉关联的材料推动叙事发展。
- 工作人员担任主持人 / 演讲者有助于建立和发展信任感。
- 为工作人员和学生提供培训机会。
- 提供目标明确的藏品触发案例。
- 通过特殊的观摩反馈再评估藏品，提供全新开放的视角。
- 为启动新的展览和研究提供模板。
- 让藏品成为机构内多学科合作的媒介。
- 提高对藏品的认知度，为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支持。
- 让学生有机会体验人文伦理应用、观察研究、文献综述和报告机制。

与社区专家、老年护理机构和学术研究中心建立研究伙伴关系。

## 结语

麦考瑞大学的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采用了大学收藏（美术馆、澳大利亚历史博物馆）、多学科研究人员、学生、行业合作伙伴和社区多方参与的创新合作模式。对失智症患者来说，前往艺术博物馆接触当代艺术作品和社会历史藏品有助于改善情绪，提升社交幸福感。项目鼓励通过社交互动来触发思维和叙事，探索了记忆对历史记录贡献。藏品方面的合作有助于丰富项目活动内容和感官体验，支持更深层次的参与。项目创造性地利用了大学收藏的物品和作品。新的视角，也为藏品利用和策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参与者、项目主持人、学生和研究人员之间的知识共享也可以为未来的藏品利用、研究和展览规划提供参考。在提升大学形象和声誉的同时，项目还提供了亟需的社区服务，同时将项目融入多学科学习、教学和研究框架，确保可持续发展和不断提高。对于参与者来说，项目能够帮助改善其行为、沟通能力、社交能力，强化刺激和减少化学药物的干预。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支持以合作的方式开展多样化的藏品、研究和策展实践，让数量不断增长且在许多方面被边缘化的受众获得富有意义的回应。通过与社区合作，项目为失智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提供了更多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项目在目前的模式下已经运行了将近 5 年，提供的课程惠及多个老年护理机构和社区团体。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创造性地利用藏品材料可以提升幸福感，本项目只是一次尝试。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机构拥有巨大的潜力来造福大量其他类似的边缘化社会群体，开展更多对社会有益的干预性和参与性活动。

## 后记

本文最初起草于 2019 年。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影响了世界各地大学博物馆的工作，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和本文的写作都曾被迫中止（SIMPSON 和 LOURENÇO 2020, CIOPPI 等人 2020）。疫情期间，麦考瑞大学裁减员工数量，停止并重组了学术项目。现代史、政治和国际关系系与古代史系合并为一个新的历史与考古学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澳大利亚历史博物馆也与古代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Ancient Cultures）合并组建为新的麦考瑞大学历史博物馆（Macquarie University History Museum）。

## 致谢

本项目得到新南威尔士州家庭和社区服务部与麦考瑞大学应用史学中心的支持，并于 2018 年获得“宜居社区”资助。

## 参考文献

- ALLEN, A. P., DOYLE, C., COMMINS, S. & ROCHE, R. A. P. 2018.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he ageing brain and mechanism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Ageing Research Reviews* 42, 100–111.
- ASHBY, J., 2018. Museums as experimental test-beds: Lessons from a university museum.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Collections*, 5, 4–12.
-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AIHW) ‘Deaths in Australia’ web report 17 July 2019 AIHW National Mortality Database (Table S3.1). [www.aihw.gov.au/reports/life-expectancy-death/deaths-inaustralia/contents/leading-causes-of-death](http://www.aihw.gov.au/reports/life-expectancy-death/deaths-inaustralia/contents/leading-causes-of-death)
- BENNEWORTH, P., de BOER, H. & JONGBLEOD, B. 2015. Between good intentions and urgent stakeholder pressures: institutionalizing the universities’ third mission in the Swedish context. *Europe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5 (3), 280–296.
- CAMIC, P., BAKER, E. L., & TISCHLER, V. 2016. Theorizing How Art Gallery Interventions Impact People With Dementia and Their Caregivers. *The Gerontologist*, 56 (6), 1033–1041.
- CHATTERJEE, H. J. & CAMIC, P. M. 2015.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potential of museums and art galleries. *Arts & Healt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7 (3), 183–186.
- CIOPPI, E., GUTIÉRREZ, N. G., LAWRENCE, E., LIN, Y.-J., LOURENÇO, M., NYST, N., FREDERICK OBREGON, I., OSTERMAN, M., PERKINS, D., SANTAMARÍA, M., SIMPSON, A., & TILEY-NEL, S. 2020. University museums from home: observations on responses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12 (2), 138–151.
- COTELLI, M., MANENTI, R. & ZANETTI, O. 2012. Reminiscence therapy in dementia: A review. *Maturitas* 72 (3), 203–205.
- De MEDEIROS, K. & BASTING, A. 2014.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Dose of Donepezil?”: Cultural Arts Interventions in Dementia Care Research. *The Gerontologist*, 54 (3), 344–353.
- FANCOURT, D., STEPTOE, A. & CADAR, D. 2018. Cultural engagement and cognitive reserve: museum attendance and dementia incidence over a 10-year period.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13, 661–663.
- HAMMOND, G., VAN DYKE, K., & SIMPSON, A. 2012. Adding value - universities and their museums.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5, 7–16.
- HARGRAVES, K., THOGERSEN, J. & DAVIS, R. 2018. Dementia-friendly art and cultural spaces. Engaging with art and heritage in and around Sydney. Macquarie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www.mq.edu.au/about/campus-services-and-facilities/museums-and-collections/aoe-program/aoe-resources/J3394-Cultural-Map-pocket-guide\\_ACC.pdf](http://www.mq.edu.au/about/campus-services-and-facilities/museums-and-collections/aoe-program/aoe-resources/J3394-Cultural-Map-pocket-guide_ACC.pdf); <https://tinyurl.com/UMACJrdawip98y0d8eu2>
- ‘HealthDirect’ 2019. Dementia Statistics, Australian Government [www.healthdirect.gov.au/dementiastatistics](http://www.healthdirect.gov.au/dementiastatistics) (accessed 24/09/2019).



- HUGHES, J. C. 2014. *How We Think About Dementia: Personhood, Rights, Ethics, the Arts and What they mean for care*.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London & Philadelphia.
- HULME, C., WRIGHT, J., CROCKER, T., OLUBOYEDI, Y. & HOUSE, A. 2010. Non-pharmacological approaches for dementia that informal carers might try or access: a systemat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5, (7), 756–763.
- Macquarie University 2019. Major Research Initiatives. [www.mq.edu.au/research/research-expertise/major-research-initiatives](http://www.mq.edu.au/research/research-expertise/major-research-initiatives) (accessed 24/09/2019)
- McKEOWN, J., CLARKE, A. & REPPER, J. 2006. Life story work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55 (2), 237–247.
- MORSE, N. & CHATTERJEE, H. 2018. Museums, health and wellbeing research: co-developing a new observational method for people with dementia in hospital contexts. *Perspectives in Public Health* 138 (3), 152–159.
- ÖZDEMİR, N. & GOKMEN, H. S. 2017. The role of university museums in the formation of new cultural layers: The case of the Golden Horn, Istanbul.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9, 41–50.
- PRATT, M. & WOOD, M. J. M. (Editors) 1998. *Art therapy in palliative care: the creative response*. Routledge, London & New York.
- PRINCE, M., BRYCE, R., ALBANESE, E., WIMO, A., RIBEIRO, W. & FERRI, C. P. 2013.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dement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lzheimer's and Dementia, the Journal of the Alzheimer's Association* 9 (1), 63–75.
- SANDELL, R. 2017. *Museums, Moralities and Human Right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 SCOTT, K. R. & BARRETT, A. M. 2007. Dementia syndromes: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Expert Review of Neurotherapeutics*, 7 (4), 407–422.
- SIMPSON, A. 2012. Modelling governance structures f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In S. JANDL & M. GOLD (Eds), *A Handbook for Academic Museums: Beyond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 MuseumsEtc, 178–218.
- SIMPSON, A. 2017. Beyond visitor statistics: value propositions and metrics f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32 (1), 20–39.
- SIMPSON, A., DAVIS, R., & HILL, K. 2004. Aged cultural care. *Museums Australia Magazine*, 13 (2), 18–19.
- SIMPSON, A., & LOURENÇO, M. 2020. A year of disruption and chaos in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12 (1), 6–11.
- THOGERSEN, J., SIMPSON, A., HAMMOND, G., JANISZEWSKI, L., & GUERRY, E. 2018. Creating curriculum connections: a university museum object-based learning project.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34 (2), 113–120.
- WATERMEYER, R. 2015. Lost in the 'third space': the impact of public eng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on academic identity, research practice and career progression. *Europe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5 (3), 331–347.



## 联系方式

Jane Thogersen, Academic Engagement Curator, Chau Chak Wing Museum,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Email: jane.thogersen@sydney.edu.au

Gina Hammond, Manager, Psychology Test Library,  
Macquarie University  
Email: gina.hammond@mq.edu.au

Andrew Simpson, University Library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Macquarie University  
Email: andrew.simpson@mq.edu.au

Rhonda Davis, Senior Curator, Art Gallery,  
Macquarie University  
Email: rhonda.davis@mq.edu.au

Kate Hargraves, Public Programs Assistant, Art Gallery,  
Macquarie University  
Email: kate.hargraves@mq.edu.au

Leonard Janiszewski, University Library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Macquarie University  
Email: leonard.janiszewski@mq.edu.au

## 关键词

Art, History, Objects, University Collections, Dementia, Engagement, Wellbeing





# 大学博物馆的原住民教学法： 做好去殖民化的准备

Lainie Schultz

## 摘要

本文探讨的是大学博物馆“去殖民化”的意义，作为混合了西方权威话语的空间，博物馆呈现和叙事的内容表现了殖民过程；通过引入自我定位、故事创作和约定等原住民研究方法，实现潜在的转型。本文的结论是，通过在博物馆的教学实践中应用上述方法，可以为讲故事做好准备，让我们关注自身学习的内容和方式，进而帮助大学完成去殖民化的准备。



对于我们许多博物馆领域的从业者来说，“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术语，毕竟经常被提到<sup>1</sup>。不过尽管使用频繁，但其实际意义并不明确——如何实现去殖民化，或者说经过去殖民化后的机构是怎样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分别需要承担哪些责任，需要建立怎样的联系才能支持这项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清晰。我们并不奢望能给这个术语绝对的定义，也不强求有普遍适用的行动过程，本着认真对待去殖民化的精神，我们更应当关注如何或是为何要去殖民化，在这个过程中要实现什么，又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本文探讨了去殖民化对大学博物馆的意义，作为混合了西方权威性和代际再生体的空间，博物馆所分享的展示和叙事内容，大量都与殖民过程有关；支持（或强制）呈现特定知识和知识生产的类别，以及赋予的地位、权力和领导力。在此，我特别关注博物馆在服务大学课程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接待课程参观、参与技能传授、传播信息和塑造高等教育的教学体验。我特别提出应将原住民研究方法应用于大学博物馆空间的教学实践，以及如何改变我们对待不同民族及其知识的方式。原住民研究方法和基于藏品的学习都要求参与者在对话的过程中保持自我意识；能够确定彼此的相对地位；通过协作和社区活动创造意义，并将两者相结合，使大学博物馆成为具备批判性反思的教育场所，并为去殖民化的实践做好准备（KOVACH 2013；SCHULTZ 2018）。因此，我主张大学博物馆成为本土原生知识生存的土壤，如果为其施肥浇水，就能促进茁壮成长，从而避免学术界的同质化。通过这种方式，大学博物馆可以帮助前来参观学习的学生做好去殖民化的准备，引导他们发现殖民主义对自己和所学知识的影响，让他们寻求或分享被排除在大学之外的知识，进而为更全面地改造大学或是学生未来的工作环境创造可能。

作为一名阿什肯纳兹（Ashkenazi，即德系犹太人）移民的女性后裔，我的个人经历和感受启发了这些想法和观点，我拥有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教育背景，主要研究方向是原住民权利和博物馆，我目前在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的学术合作部（Academic Partnerships Department）工作，并在马萨诸塞州传统地区生活。

### 前提，再谈去殖民化

任何去殖民化的项目都需要深思熟虑和明确目的，被列为实践目标的项目更须如此。具体而言，应当特别注意不要曲解去殖民化，因为把这一主题想得过于简单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不仅不能改变现有的结构和做法，还会导致原住民比起在殖民制度下更加劳心费力，同样还可能让某些机构虚称已有所改变而误导世人（参见诸如 KASSIM 2017；CAIRNS 2018；2020）。总之，简单地使用“去殖民化”作为机构的标语或愿景，是一种充满风险的做法。

对于去殖民化的意义，我认为伊芙·塔克（Eve Tuck）和 K. 韦恩·杨（K. Wayne Yang）（2012）的表述最为清晰明确。他们坚称去殖民化并非一个隐喻：“这不是将原住民政治转变为西方的解放学说；也不是‘帮扶’（helping）危难和困苦的慈善行为，不能代表反抗压迫的斗争……去殖民化

1. 本文撰写于美国，围绕美国的定居者-殖民者的殖民经历以及与原住民的关系展开，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如果希望了解有关美国国内的主要机构在“去殖民化”方面推动改革的最新优秀实例，请参阅博物馆去殖民化研究所（Museum Decolonization Institute）和阿贝博物馆（Abbe Museum）的战略计划（<https://abbemuseum.wordpress.com>），以及美国的博物馆《殖民地的路径政策》（*Colonial Pathways Policy*）和其他去殖民化倡议（原名人类博物馆 [Museum of Man]；<https://museumofus.org/decolonizing-initiatives/>）。

不是社会正义的代名词” (TUCK 等人 2012, 21)。倘若错误地理解去殖民化, 并且不加批判地将其纳入更大范围的所谓的“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 我们的行为就是在帮着殖民者脱罪——缓解他们的负罪感和责任感, 让他们虚情假意掩饰自己, 然而“不放弃土地、权力或特权, 也根本不做出任何真正的改变” (TUCK 和 YANG 2012, 10)。

我们也不应该将“包容” (inclusion) 的过程误认为是去殖民化, 即通过将边缘化群体纳入主流意识制造的领域来抵消排斥——在这些领域, 主导者只是通过呼吁对话来维持其相对地位, 并且拥有解释话语的特权 (JONES 和 JENKINS 2008, 478)。包容不仅可能强化现状, 甚至要求原住民将他们的知识带入西方化的机构, 例如大学, 这将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知识有可能处于被进一步误解、擅用和忽视的风险之中 (KOVACH 2009, 12)。

去殖民化也不仅仅是批判殖民者的殖民主义。这是我们经常 (而且理所当然) 在博物馆和大学机构的历史中发现的一种做法, 这种趋势同样存在于学生和其他人群中。虽然上述机构承认重要人物存在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偏见, 或是参与了奴隶制和殖民经济并从中获益, 但这也主要聚焦于白人殖民者的举措和行动, 而忽视了原住民的历史贡献和保护社群的作用 (CHAMPAGNE 和 STAUSS 2002, 8)。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 原住民不应只是被动参与。

那么回过头看, 去殖民化究竟是什么, 同时又不是什么呢, “去殖民化最终要推翻殖民体系, 而不是对现有制度进行微调, 使其对原住民相对友好, 或是减轻压迫。现有制度存在不可弥补的根本性缺陷” (WILSON 和 YELLOW BIRD 2005, 4)。此外, “原住民若非生活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 就没有实现去殖民化” (SMITH 等人 2019, 1)。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原住民的抗拒, 是去殖民化过程中的必备要素。“殖民者一词既体现了空间上的分布, 也意味着产生了具有特权的社会关系。那么, 只有通过颠覆殖民者已经占据的身份地位, 新的主体性才会出现” (FLOWERS 2015, 34)。随着原住民反对现有政治体系, 远离殖民者设立的机构并确认自己的主权时, 定居者必须接受这种抗拒, 并努力思考如何与原住民建立新的关系, 从而为继续生活开辟空间 (FLOWERS 2015, 34)。

到这一步, 需要再次寻找去殖民化对于文化和教育机构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在探讨和使用这一术语时, 应突出教学、认知和知识构建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正如泰艾阿克·阿尔弗雷德 (2005, 280) 所说, “去殖民化……是在由谎言构建的世界中发现真相的过程。” 必须通过我们每个人自身的转变才能实现:

从根本上说, 去殖民化和复兴的过程并不具有集体性和制度性。这是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转变, 源于自我层面的重新承诺和定位。随着时间推移, 通过正确的组织, 最终表现为挑战国家政治日程和权威性的具有广泛性的社会和政治运动 (ALFRED 和 CORNTASSEL 2005, 611)。

当每个人都增强批判意识的时候, 我们也就有了足够的个人能力去质疑塑造当下生活的殖民制度, 并由此找到真正的抵制手段 (WILSON 2005, 192) ——或者换句话说, 这意味着去殖民化工作的开端。

在此之后, 我们特别关注大学在去殖民化的对话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大学的基本宗旨是帮助人类了解自己——“也就是说, 告诉我们自身的意义、在宇宙中的地位、形成有关人类自身和所处世界的知识” (NEWHOUSE 等人 2002, 77)。就历史而言, 大学根本上也属于殖民性的机构 (且在很大程度至今仍是如此)。



“当今大多数有关原住民的研究都存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具有学术背景的学者很少能以不抱偏见的方式探讨原住民的知识和遗产。大多数研究人员并未反思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下的知识与本土原生知识的差异” (BATTISTE 2008, 503)。因此,要实现大学的去殖民化——或者说,让大学不受殖民的影响,让我们了解自己和世界——这就需要教导我们自己和学生认识到如今大学知识中存在偏见的程度,认识到学术界公然存在的现象和认知方式上的局限性,并揭示其中产生影响的殖民制度、结构和关系 (BATTISTE 2016; HOGAN 和 MCCRACKEN 2016; PIPER 等人 2019)。一旦认清殖民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是根深蒂固的,由此拒绝具有殖民色彩的假定,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大学的本土化。这也可以理解为:

通过纳入原住民的知识、声音、评论、学者、学生和相关材料,以及建立合适的物理空间和认知空间,对现有的学院加以改造,才能从道德层面推动对多样性的原住民知识和实践进行组织管理,从而真正构成大学的基本要素 (PETE 2016, 81)。

同样,我们也应考虑博物馆具有改变人类自我意识、改造人们思维和行动的重要的独特功能,这就需要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机构去殖民化。埃米·隆特里 (2012, 25) 指出博物馆可以作为去殖民化后的见证地,这一见解很有启发性:

尊重原住民的知识和世界观,质疑过往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为原住民社区和公众提供“知识创造和记忆” (knowledge making and remembering) 的空间,并通过展览探讨殖民过程中的残酷真相,有效促进双方的弥合与相互理解。

这项工作的核心是讲述真相,“无论多么不堪,但也许是 21 世纪博物馆去殖民化实践过程中最重要的方面。这有助于疗愈伤害,促进社区福祉、赋予权利并推动国家建设。由此真正敞开胸怀,使原本存在的伤害得到全面改观” (LONETREE 2012, 5)。

在我看来,真相的重要意义源于讨论叙事的重要本质。正如安贝林·夸穆利纳 (Ambelin Kwaymullina) (2015) 所述:“原住民需要我们的故事,这是我们的生命轨迹。这些故事让我们熬过了残酷漫长的殖民时期,也将帮助我们克服殖民主义留下的遗毒和恶性循环。”最令人心酸的是,“如果我们不能从故事中找回自己,那一切都无从谈起” (KWAYMULLINA 2015)。作为原住民文化资料和其他人类相关材料的保存地,博物馆或许是原住民故事的最佳载体,也是最重要的一处,可以发挥难以置信的作用并成为疗愈空间,但也有可能造成伤害:“博物馆具有风险,因为掌控着叙事” (Moana Jackson, 引自 CAIRNS 2018); 作为“命名者” (namers of names), 博物馆拥有定义和限制知识的能力,足以抹杀原住民的故事或让其不见天日 (CAIRNS 2018)。

这就是博物馆和大学能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鉴于深受殖民化叙事和目的论的影响,要想从整体上改变社会,我们可以考虑改进这些空间里的叙事方式。通过正确的方式传播和分享原住民的故事,对于原住民争取健康和福祉、打破殖民思维,以及学习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本土化转变来说至关重要。

讲故事能够引发变革,这在大学和法律体系等社会机构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这些机构的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殖民化价值观精心打造了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假设,原住民的价值观对既定的假设提出挑战。其中的关键策略就是叙事方法。讲故事不但能够挑战和去除殖民制度,这也是让原住民公开言论、申明观点和经历的一种方式 (BEHRENDT 2019, 175)。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考虑大学博物馆的角色和责任，在命名、鉴定、授权、认定和引导方面拥有着双重权力。同样，我们应当考虑大学博物馆作为叙事空间的巨大潜力，用于定位自我并建立关联，支持不同的教学方法，并由此重新定位我们自己，真正实现去殖民化。

### 故事创作、自我定位和约定

如上所述，原住民从自己的视角讲述自身故事的权利，是原住民知识在去殖民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SMITH 2019, xi)。然而，去殖民化的责任不应只由原住民承担：“非原住民只有放弃控制和征服，他们才能从原住民的知识体系和环境中学习” (STEFFENSEN 2019, 233)。理解非原住民的知识也需要去殖民化，非原住民才能够真正聆听他人的故事。特别有必要将这一点引入大学环境，让我们仔细解析学术界一直以来维持的研究关系，以及运用支持跨文化互动的原住民研究方法。

“故事创作” (Storywork) 是乔·安·阿奇博尔德 (Jo-ann Archibald, 2008) 创造的一个术语，用来表示讲述故事这项文化创作中的意义构建过程。作为一种原住民理论、方法和教学框架，故事创作有 7 个原则：尊重、责任、敬畏、互惠、整体性、相互关联和协同作用。前 4 个原则要求研究者在听故事前做好准备，带着敬意聆听原住民的故事，在听完故事后以负责任的方式发展故事的关系，以敬畏的态度对待故事里的知识内容，并通过互惠来增强故事的影响力。后 3 个原则旨在增强传统故事与生活经历故事的意义构建过程 (ARCHIBALD 等人 2019, 1-2)。

为故事做好准备并强化意义构建，涉及研究人员在工作期间必须处理的多个方面，有时他们的身份是聆听者或学习者（当他们进行研究时），有时他们的身份是发言者或教师（当他们传播研究结果时），要想灵活自如地切换两种身份就必须具备足够的自我意识。因此，关于故事的准备和去殖民化的准备，同样需要自我定位。这是原住民研究方法的标准步骤：自我定位发挥着引导作用，让研究人员初步了解自身与原住民知识体系的关联性，沟通后续研究的方向和视角 (KOVACH 等人 2013, 49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并不仅适用于他人：“在原住民研究中的自我定位为研究者探索自身生活提供了机会，通过规范引入过程，可以让其迅速进入正式的研究” (KOVACH 等人 2013, 491)。因此，自我定位要求研究者建立自我意识，以及对自身任何特殊性的认知。这个过程让我们能认清自身的经历和立场，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偏见、假定和喜好 (FAST 和 KOVACH 2019, 25)。

同样，自我定位还暗含一层意义，引导我们也要考虑他人所处的位置，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地域差异。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自我反省又通过我们的工作实现。在设想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研究人员如何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时，理查德·W. 希尔和丹尼尔·科尔曼 (2019) 建议参考《链条盟约》 (Covenant Chain, 亦称 Two Row Wampum) 的约定：这是 17 世纪早期北美原住民易洛魁人 (Hodinöhsö:ni) 与荷兰商人达成的一项协议，这条贝壳串珠描绘了两条平行线，代表易洛魁人的独木舟与荷兰的船只同一条河流中行驶，双方同意保留各自的信仰和法律，这项协议旨在相互依存的自治基础上，建立长久的友谊：

最初阶段，《链条盟约》的目标是为了让两个群体相互尊重，避免出现文化隔离，这样才能共享维系生命的河流……关注双方的差异并不是这种关系的最终目标，但分歧产生了克里人 (Cree) 哲学家威利·厄明 (Willie Ermine) 所谓的“约定的道德间隔” (ethical space of engagement)。这种道德间隔可以防止同化，即侵犯对方的神圣空间，控制对方的船只，完全

吸收对方的特异性，然后认定由此产生的混合物。有人把这样的同化视为一种既定的思维路径，一种准则或哲学传统，一种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研究范式（HILL 和 COLEMAN 2019, 345）。

玛格丽特·科瓦奇（Margaret Kovach, 2013）同样发现条约适用于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建立公平的关系。“约定”，她解释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物’。这个词语反映了积极关系的确立，体现了所涉及的各方愿意寻求持续性的对话磋商（KOVACH 2013, 112）。从原住民的角度来看，约定是他们为了与定居者和平共处而建立的关系协议。反过来说，“条约教育方式，最大限度融合了尊重真实的对话和叙事”（KOVACH 2013, 116）。因此，研究和学习条约的哲学思维，其中体现的相互尊重和共生更有利于我们彼此。

实现条约所代表对话与真相，在保持参与者之间尊重空间的同时开展研究进程，我们依然要认清自身的关系身份并与他人保持公开交流，只有这样才能求同存异并肩前行。链条盟约的模式表明，殖民化过程让每个人都无法获得本土原生知识，但要恢复这种机会并在研究中实现公平，就需要原住民和非原住民承担起各自的任务和责任。对于原住民合作伙伴而言，这包括与社群中的长者以及知识拥有者建立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被殖民主义强加或剥离的语言或传统教义，使之重新振兴和传播；对于非原住民合作伙伴而言，则需要尽力实现西方机构的非殖民化，消除其中扼杀原住民知识的机制（HILL 和 COLEMAN 2019, 351）。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最终讨论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时，首要工作仍依赖于个人层面的努力：

这种关系始于个人思想和心灵的去殖民化……这意味着探索自身的认知信念和价值观，及其对实际行为的影响。这是检验白度的，这是审视权力的，这是持续进行的。只有在完成个人和机构的自省后，学者和学科才能真正承认本土原生知识对于改变文化结构的意义。

如果没有这项工作，我们最多只能以殖民化的方法来修补原住民的知识体系——无法为原住民研究框架或教学法提供足够的基础支撑。一旦人员、项目和机构致力于这项工作，就能以开放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原住民知识（KOVACH 2009, 169）。

这就是自我定位和故事创作的意义。在实践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了解自身情况以及在研究关系中的位置，学会区分个人观点和认知框架，从而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包容不同观点和需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一个主动构建、得到关注和重视的共享空间中进行的。掌握故事创作表明我们了解讲述故事的原则、讲述故事的技巧，还有理解故事的文化内涵（SMITH 2019, xi）；学会自我定位则意味着我们了解定位和以不同方式定位自己的方式，以及认识自身和自己的意图、背景乃至构建良好工作关系的能力（SMITH 等人 2019, 12-13）。

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重新整合这 3 个要素——自我定位、故事创作和约定——这样才能找到让学术去殖民化的方向。自我定位帮助我们摆脱研究者超然的感觉，让每个人都能将完整的自我本心带入工作，也即“做研究者该做的事”（KOVACH 等人 2013, 491）。对此，希德-匹哈马（Seed-Pihama, 2019, 113）有过精辟的总结，“思考与感受是获得真知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这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极具个人色彩。我们置身于研究之中，不仅要对工作负责，而且也会暴露我们的弱点，但这正是价值所在：“我们的弱点促使我们必须相互联系在一起，而古老的药轮告诉我们，相互联结是人类的力量之源”（FAST 和 KOVACH 2019, 26）。



暴露弱点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但也能让人分享故事，要求原住民和非原住民携手工作，积极主动地以社群成员的身份探索自身与所研究之人的关系（PIPER 等人 2019, 88）。只要我们这样做，就能够拉近故事的讲述者和聆听者，让他们之间产生积极的、有意义的而且能不断延展和再生的关系（ARCHIBALD 等人 2019, 4; LEE-MORGAN 2019, 156）。

在共同参与的道德空间里相聚时，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各自的关系，我们尊重彼此的自主权，从不假设对叙事有所掌控，我们努力分享各自的故事，理解对方并找出关联——这就是去殖民化的工作。正如琳达·图希瓦伊·史密斯（Linda Tuhiwai Smith, 2012, xii）所提醒的：“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殖民化的世界中开辟去殖民化的道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强烈的同理心，能够伸出援手寻求合作，并且能够准确判断前进的道路而不盲从。”故事创作激发了这种同理心，通过故事能学会去殖民化过程中所蕴含的深层意义构建，作为广泛且有创造性的合作，应当学会如何去打破界限和重构集体意志，从而引领我们实现去殖民化（DE SANTOLO 2019, 171-172）。鉴于大学博物馆是建立在故事之上的空间，也是专门用来培养学生成为研究者的机构，接下来我们可以探讨在其中发现创造性合作与转型的潜能。

### 基于藏品学习的原住民教学方式

很多人都知道基于藏品学习的助益，以及博物馆对高等教育的作用。在基于藏品学习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大学博物馆一直扮演着先驱的角色，毕竟很多大学的藏品最早就是作为教学用具收藏的（CHATTERJEE 2010, 179）。因此，有必要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这种学习方法的延展，以及将原住民研究方法引入其中的潜在帮助和意义。

朱尔斯·普洛文（Jules Prown, 1982）是最早阐明“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价值的学者之一，他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并揭示特定时代和地点以及特定人群的文化信仰。“以实物为中心”（Object-centered）或“基于实物的学习”（object-based learning）最早是由斯科特·帕里斯（Scott G. Paris, 2002）提出，随后被广泛应用于利用藏品进行的教学。这种教学法的目标和效益是多样化的，倡导者认为其能够传播特定学科知识，帮助学生发展学科认同；推动诸如团队合作、沟通、横向思维或批判性思维等各类可转移技能；增强记忆，促进理解；激发探索和调查的兴趣；还有催生情感，尤其是好奇心、兴奋感和对学习过程的投入（这只是一部分案例，更多参见 CHATTERJEE 2010；CHATTERJEE 和 HANNAN 2015；DUHS 2010；EFTHIM 2006；HOOPER-GREENHILL 1999）。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观点呼应了上述原住民研究方法论的各个方面。基于藏品学习的倡导者指出，与藏品的互动可以鼓励学生相互交流，通过讨论和思想碰撞来学习；确定自身对当前某一话题的认知，由此消除误解，发现不足；最终对所学习的科目形成关联性更高的简介（DUHS 2010）。同样，在基于藏品的学习所蕴含的“忘记”（unlearning）概念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共鸣（例如 BRUCHAC 2015；TIBALLI 2015；WILLCOCKS 2015），这是去殖民化的关键。

这样来看，大学博物馆似乎非常适合成为原住民知识、研究方法和教学法进入大学校园的窗口。然而，这些博物馆从业人员所提倡的往往是遵循标准的学术学习和解释方法，其中的差异值得进一步探讨。举例来说，普洛文（1982, 7）的物体分析法就分为 3 个阶段的描述过程，“记录物品本身的内部证据”；演绎，“解释物品与感知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推测，“构建假设和问题，从

物品引出外部证据，以完成测试和评估。”杜斯 (Duhs, 2010) 和查特吉 (Chatterjee) 等人 (2015) 则使用了戴维·科尔伯 David Kolb (1984) 的体验式学习周期来解释利用藏品的学习，即学习者不断重复具体经验、反思观察、抽象概念化，再到主动实验，然后获得知识的循环过程。

这种学习体验的确可能产生一些积极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描述的学习过程仍然很像传统科学教学法，即以学习者为中心收集、筛选和解释数据——从历史上看，这些都颇具殖民主义的色彩 (SCHULTZ 2018)。引入原住民方法论，需要允许不同关系概念的存在，在这个方面首先可能要调整对藏品的理解。虽然学术界开始关注物品的能动性概念 (例如, MITCHELL 1996; GELL 1998; GOSDEN 2005)，但都是以物品无生命为前提讨论的。这与原住民对藏品的理解并不完全相符：如勒罗伊·利特尔·贝尔 (Leroy Little Bear, 2000, 78) 所述，很多原住民的语言都“并无有生命/无生命的二分法……如果一切都是有生命的，那么一切都有精神和知识。如果一切都有精神和知识，那么所有人都像我一样。如果所有人都像我一样，那么所有人都是我的亲人。”那么，探讨物品的能动性，就是要认可“它们是有生命的，它们是我们的亲人” (ZOBEL 2018, xii)。因此，基于藏品的研究应当告知原住民实践和协定的内容，将藏品视为“人类-物品” (person-objects) 的概念，通过“视觉聆听” (visual listening) 的过程进行学习 (GRASAC 2017)。总之这再次提醒我们，在基于藏品的教学法中，故事才是我们的老师 (KOVACNH 等人 2015, 18)；我们讲述的故事本身可以成为具有自己生命的非人类能动者 (BRUCHAC 2018, 190)；在研究中采用原住民方法论还意味着接受我们的关系责任 (WILSON 2001, 177)。也就是说，当我们研究藏品时，我们探寻的不仅是有效性或可靠性，还要问问我们与藏品及其故事有着何种关系，我们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有哪些关怀和互惠的义务，以及如何才能履行这些义务。

带着这些想法，我将其用于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的课堂参观，需要承认的是，我个人仍然在实践中学习，我所描述的也只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的民族学博物馆之一，皮博迪博物馆为人类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在美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该馆拥有近 125 万件藏品。虽然展出的藏品只占总数的千分之五，但是博物馆明确有义务支持哈佛大学和世界各地的社区开展教学、研究和各类活动，尽可能地将文化类的藏品与更多样更广泛的人群紧密相连，并为他们提供服务。作为皮博迪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我的职责是将藏品纳入大学课程，带领少数学生 (通常是 15 人或以下的班级) 在一个非公开的空间内近距离接触这些文化类的藏品，每次参观的时间是 1~2 个小时。

虽然我坚信藏品对于教学的帮助，能够让学生对课程主题产生全新的认识，并且藏品也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迫切需要的由原住民自己创造的一手资料 (SMITH 2012, 174)，但我也承认，自己在工作时有很强烈的不安感。我知道博物馆有着深刻的殖民背景，亟待呼吁去殖民化，同时要维护原住民亲口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当我带领学生参观时，我清晰地意识到，我几乎只和文化遗产、原住民的祖先，以及不同族类的物品打交道，这些都与我没有长久的直接联系。我并未得到这些文化材料的主人的许可，就不能将这些材料用于教学，我也没有与任何人合作开发适合的文化课程，除非寻求这里原住民代表的指导。鉴于这些问题，我意识到自己将继续利用哈佛大学和皮博迪博物馆的殖民权威来假定我有权使用这些藏品并与之建立联系，同时也帮助学生做同样的事情。

尽管如此，我还是带着学生们参观了藏品，原因是我想让人们知道大学的藏品里还保存着原住





民的声音，否则就只有沉默了，这也有助于增加与原住民的世界观、经历和观点有关的大学课程数量（PETE 2016, 81）。在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同时也会有意识地与学生们分享观看藏品时的不安，以此表明并不一定有权使用眼前的藏品——然而以下方法给了我希望，通过原住民参与的研究方法，基于博物馆的教学也可以让学生（和教师）为讲述故事做好准备，让我们认识到自己获取知识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教学法，从而帮助大学做好去殖民化的准备。

带着学生去皮博迪博物馆参观时，我通常使用的方法只是介绍藏品，而不提供任何解释、文献或历史背景。这些藏品并不是为了提供信息（例如，特定的设计或风格，或是文化习俗），而是激发与课程主题的联系并引发讨论，引出学生的疑问，为他们开辟更多的学习路径。学生的任务是為了让自己和彼此之间描述他们所看到的；注意哪些材料、形式或图案是熟悉的、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背后的逻辑，或是尝试联系自己在其他地方曾经有过的经历。我的任务是密切关注学生的反应，并根据情况做出回应，在他们有相关意识但还不明确时给予必要的指导，推动他们自觉与眼前的文化物品建立联系；在他们思维激荡时不加阻止，让他们能尽可能多地想象眼前的物品与过去和现在的世界之间的联系。这些最初的接触过程推动了房间内的每个人，也包括藏品的自我定位。虽然我鼓励学生想象的另一种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明晰，但我相信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接受不同的历史就是接受不同的知识体系，其教学意义在于可以为行为方式的改变奠定基础”（SMITH 2012, 36）。要求学生在做出第一反应和解读后，超越他们自己形成的逻辑体系，就是在提醒他们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并鼓励他们敞开心扉进一步探究这些可能。

学生们面临的进一步挑战是，不再从我这里获得被动接受的信息，而是通过对话来自我定位和构建意义，同时对自己和所处的群体提问：“我是如何知道的？”；或是，“我们如何从这个特定的学科中获得信息？”；又或是，“我们如何从博物馆中获得信息？”；接下来是，“还有什么需要学习的吗？”以及“我该如何才能找到能够教我的老师？”研究发现取决于研究者，这是标准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方法的观点，但并不违背人类依赖相互依存关系网络中的原住民概念（ROBINSON 2016, 58）；因此，我希望学生能开始认识这个网络以及了解其影响我们的方式。揭示和表达我们个人和群体的假设或经历，有助于认识我们自身知识获取的偶然性以及知识储备的形成过程。通过讨论可以发现我们自身逻辑的差异性和语言表达的局限性。由此，指引我们发现所在的学术机构存在特权架构，一直并将继续限制知识获取的方式，而且在方法论的范式选择上区别对待不同的群体。这些探讨最终指向去殖民化的关键要素，即说出真相。

此外，我们还经常通过口述故事来进行自我定位。在研究思考某个文化物品时，学生（以及老师，还有我）经常会相互分享故事——有人可能在哈佛大学上过其他课程，或者之前去皮博迪博物馆参观的经历；或是有关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家庭、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经历。肖恩·威尔逊（Shawn Wilson）（2001, 178）曾经提醒，“讲述个人故事的时候，就是正在与某人建立联系”，而且这是一种牢固的关系。在分享故事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彼此或自己惊诧于一些事情，比方说同龄人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的事；或者对一些人来说非常熟悉，而对其他人而言则完全陌生的事情；或者意识到即便是生活中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事物，也有因为太过熟悉而被忽略的地方。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共同围绕藏品及其所处环境构建意义，没有依赖任何唯一或综合性的指导原则；这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原住民知识体系建立、相互联系和集体构建的过程（BATTISTE 2008, 500；KOVACH 等人 2015, 36；WILSON 2001, 176）。



还需要强调的是，藏品本身就是这种关系对话的一部分。“博物馆里的物品是有生命的实体。它们蕴含了多重意义，并且与原住民社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息息相关……看到过去使用的物品，我们有幸见证了原住民社群的祖先以及与他们后代密不可分的联系”（LONETREE 2012, xv）。让学生认真地对待藏品的能动性，认真地自我定位、承认不同知识和历史的存在，即使他们可能并不熟悉，但这些都意味着让学生们关注到故事的存在。当藏品启发上述思考时，催化构建意义的潜力愈发重要，这有助于学生们集中思考一件物品，将其带离博物馆这样一个人造的永久性隔离环境，而是置于丰富多彩、复杂且持续发展的人类生活中：

置于环境的原住民研究方法，提供了联系真实环境的机会，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叙述或分享故事。人生故事和经历的关系构成原住民学者研究的重要背景信息，在学术研究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没有相关背景环境的人，很可能无法接触到所讲述的经历。这个过程让我们可以比较各自的经历，从抽象的层面思考问题——堕胎、犯罪、种族主义——在人类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BEHRENDT 2019, 176-177）。

最后，当集体讨论结束时，学生们往往会对拥有丰富藏品的皮博迪博物馆在藏品信息方面如此匮乏而感到惊讶——虽说有些是为了鼓励他们自我探索而故意不作说明，但事实上由于资料缺失，我甚至无法回答他们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随后他们会反思导致这一现象的殖民历史和殖民主义、皮博迪博物馆的创建、藏品在这里的状况，并且积极讨论和补充皮博迪博物馆在今天运作的核心逻辑。正如派佩（Piper）等人（2019, 94-95）所指出的，“为了阐明去殖民化对于我们研究的意义，必须了解殖民化及其地域性、意识形态，以及经常被人忽视的原因。”在我看来，由于殖民造成的持久影响使之更容易被忽略，尽管这种情况也可能存在于其他地方，但这可能是类似皮博迪博物馆这样的地方能对整个去殖民化项目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思考的意义在于能够揭示知识生产的政治性，让更多学生发现同样的过程影响到整个高等教育界和殖民化社会的运作机制；同时要求他们思考与体系机制的关系可能对自己产生哪些潜在影响，以及如今打破这些机制的可能。

如果采取正确的步骤，那么基于藏品的学习过程可以推动课堂上的所有成员分享自己生活中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什么是可能发生的，并构建想象中的另一种有关未来的叙事。虽然时间很短暂，但只要不断积累微妙感悟，都是在训练契约的精神，培养讲述和聆听真相的能力，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构建新的关系，由此拒绝接受过去和现在的权力结构，让非西方式的学习能够进入我们的学术生活。

## 总结与反思

在西方殖民化了的学术界，经常被指摘的危害是对部分知识的排斥，他们只认可其中的某些知识，并由此限制了所有人的学习：

无论哪种世界观的主导性有多么强大，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都绝不只有一种。解读世界的不同方式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之中，而这些文化之间又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殖民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其总是试图通过武力和法律维持单一的社会秩序，压制人类世界观的多样性（LITTLE BEAR 2000, 77）。

因此,大学的本土化意味着多样性高于普遍性的观点,取代以欧洲为中心的偏见。需要拒绝同质性的假设,重视研究伙伴之间的差异,让原住民知识能以真实环境中的形态融入大学,而不是被同化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BATTISTE 2008, 503; HILL 和 COLEMAN 2019, 341)。学术的本土化向复刻主流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提出挑战,将原住民的实践、思想和原则融入我们的学术追求中,同时拒绝只增加内容而忽略殖民统治影响的课程本土化(PETE 2016, 81, 89)。

做到这些意味着我们要拓展自身与知识、知识生产以及他人的联系:“实物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与我们的关系……(I)想法与概念也和实物一样,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如与我的关系重要”(WILSON 2001, 177)。将博物馆藏品纳入大学课程并让学生们参与其中,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讲述故事时,通过发现自己与藏品的联系,我们在帮助他们的同时也在帮助自己学会如何以耐心、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聆听他人。无论校园内外,我们每个人都能将这些技巧用于处理所有的人际关系。但愿我们能够通过上述方式创造安全的文化空间,并且颠覆旧有体制,改造学术界;表明去殖民化的政治意愿,拒绝复制现状并认可另一种未来;在教学法中传递希望和具有能动性的力量。

### 参考文献

- ALFRED, T. 2005. *Indigenous Pathways of Action and Freedom*. Peterborough, ON: Broadview Press.
- ALFRED, T. & J. CORNTASSEL 2005. Being Indigenous: Resurgences against Contemporary Colonial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40 (4): 597–614.
- ARCHIBALD, J. 2008. *Indigenous Storywork: Educating the Heart, Mind, Body, and Spirit*. Vancouver: UBC Press.
- ARCHIBALD, J., J. B. J. LEE-MORGAN, & J. DE SANTOLO 2019. Introduction. In: *Decolonizing Research: Indigenous Storywork as Methodology*, ed. J. ARCHIBALD, J. B. J. LEE-MORGAN, & J. DE SANTOLO, London: Zed Books Ltd., 1–15.
- BATTISTE, M. 2008. Research Ethics for Protect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Heritage: Institutional and Researcher Responsibilities. In: *Handbook of Critical and Indigenous Methodologies*, ed. N. K. DENZIN, Y. S. LINCOLN, & L. T. SMITH,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497–510.
- BATTISTE, M. 2016. Reframing the Humanities: From Cognitive Assimilation to Cognitive Justice. In: *Visioning a Mi'kmaq Humanities: Indigenizing the Academy*, ed. M. BATTISTE, Sydney, Nova Scotia: Cape Breton University Press, 1–17.
- BEHRENDT, L. 2019. Indigenous Storytelling: Decolonizing Institutions and Assertive Self-Determination: Implications for Legal Practice. In: *Decolonizing Research: Indigenous Storywork as Methodology*, ed. J. ARCHIBALD, J. B. J. LEE-MORGAN, & J. DE SANTOLO, London: Zed Books Ltd., 175–186.
- BRUCHAC, M. 2015. Deep Description and Reflexivity: Methods for Recovering Object Histories. *Penn Museum Blog*. April 21, 2015. <https://www.penn.museum/blog/museum/deep-description-and-reflexivity-methods-for-recovering-object-histories/> (accessed December 14, 2016).
- BRUCHAC, M. 2018. *Savage Kin: Indigenous Informants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CAIRNS, P. 2018. Decolonisation: We Aren't Going to Save You. *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Museums Blog*. December 17, 2018. <https://www.aam-us.org/2018/12/17/decolonisation-we-arent-going-to-saveyou/> (accessed July 8, 2020).
- CAIRNS, P. 2020. Decolonise or Indigenise: Moving towards Sovereign Spaces and the Māorification of New Zealand Museology. *Te Papa's Blog*. February 10, 2020. <https://blog.tepapa.govt.nz/2020/02/10/decolonise-or-indigenise-moving-towards-sovereign-spaces-and-the-maorification-of-new-zealandmuseology/> (accessed July 8, 2020).

CHAMPAGNE, D. & J. STAUSS 2002. Introduction: Defining Indian Studies through Stories and Nation Building. In: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Models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igenous Nations*, ed. D. CHAMPAGNE & J. STAUSS,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1–15.

CHATTERJEE, H. 2010. Object-Base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Pedagogical Power of Museums.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3, 179–182.

CHATTERJEE, H. & L. HANNAN, eds. 2015. *Engaging the Senses: Object-Base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Surrey, UK: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CHATTERJEE, H., L. HANNAN, & L. THOMSON. 2015. An Introduction to Object-Based Learning and Multisensory Engagement. In: *Engaging the Senses: Object-Base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ed. H. CHATTERJEE & L. HANNAN, Surrey, UK: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18.

DE SANTOLO, J. 2019. Indigenous Storywork in Australia. In: *Decolonizing Research: Indigenous Storywork as Methodology*, ed. J. ARCHIBALD, J. B. J. LEE-MORGAN, & J. DE SANTOLO, London: Zed Books Ltd., 171–174.

DUHS, R. 2010. Learning from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3, 183–186.

EFTHIM, R. 2006. The Naturalist Center: Proof That Museums Can Do More to Maximize the Learning Potential of Their Collections.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1 (1), 58–66.

FAST, E. & M. KOVACH 2019.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within Indigenous Methodologies. In: *Applying Indigenous Research Methods: Storying with Peoples and Communities*, ed. S. WINDCHIEF & T. SAN PEDRO, New York: Routledge, 21–36.

FLOWERS, R. 2015. Refusal to Forgive: Indigenous Women's Love and Rage. *Decolonization: Indigeneity, Education and Society* 4 (2), 32–49.

GELL, A. 1998. *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OSDEN, C. 2005. What Do Objects Want?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2 (3): 193–211.

GRASAC. 2017. Shaataahaa: Indigenous Methodologies for Collection Based Research. December 8, 2017. <https://grasac.artsci.utoronto.ca/?p=273>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21).

HILL, R. W. & D. COLEMAN 2019. The Two Row Wampum-Covenant Chain Tradition as a Guide for Indigenous- University Research Partnerships. *Cultural Studies—Critical Methodologies* 19 (5), 339–59.

HOGAN, S.-S. & K. MCCRACKEN 2016. Doing the Work: The Historian's Place in Indigen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Active History*. December 12, 2016. <http://activehistory.ca/2016/12/doing-the-work-the-historians-place-in-indigenization-and-decolonization/> (accessed March 10, 2020).

HOOPER-GREENHILL, E. 1999.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owards a Critical Pedagogy in Museums. In: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Museum*, ed. E. HOOPER-GREENHILL, 2nd e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3–27.

JONES, A. & K. JENKINS 2008. Rethinking Collaboration: Working the Indigene-Colonizer Hyphen. In: *Handbook of Critical and Indigenous Methodologies*, ed. N. K. DENZIN, Y. S. LINCOLN, & L. T. SMITH,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471–486.

KASSIM, S. 2017. The Museum Will Not Be Decolonised. *Media Diversified*. November 15, 2017. <https://mediadiversified.org/2017/11/15/the-museum-will-not-be-decolonised/> (accessed July 28, 2020).

KOLB, D.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KOVACH, M. 2009. *Indigenous Methodologies: Characteristics, Conversations, and Context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KOVACH, M. 2013. Treaties, Truths, and Transgressive Pedagogies: Re-Imagining Indigenous Presence in the Classroom. *Socialist Studies/Études Socialistes* 9 (1), 109–127.



KOVACH, M., J. CARRIERE, H. MONTGOMERY, M.J. BARRETT, & C. GILLES 2013. Stories of Diverse Identity Locations in Indigenou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6 (4), 487–509.

KOVACH, M., J. CARRIERE, H. MONTGOMERY, M.J. BARRETT, & C. GILLES 2015. Indigenous Presence: Experiencing and Envisioning Indigenous Knowledges within Selected Post-Secondary Sites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Work. <https://education.usask.ca/documents/profiles/kovach/Indigenous-Presence-2014-Kovach-M-et-al.pdf> (accessed July 19, 2018).

KWAYMULLINA, A. 2015. Let the Stories In: On Power, Privilege and Being an Indigenous Writer. Notes, June 12, 2015. <https://www.wheelercentre.com/notes/let-the-stories-in-on-power-privilege-andbeing-an-indigenous-writer> (accessed November 24, 2020).

LITTLE BEAR, L. 2000. Jagged Worldviews Colliding. In: *Reclaiming Indigenous Voice and Vision*, ed. M. BATTISTE, Vancouver: UBC Press, 77–85.

LONETREE, A. 2012. *Decolonizing Museums: Representing Native America in National and Tribal Museum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MITCHELL, W. J. T. 1996. What Do Pictures ‘Really’ Want? *October* 77, 71–82.

NEWHOUSE, D., D. McCASKILL, & J. MILLOY 2002. Culture, Tradition, and Evolution: The Department of Native Studies at Trent University. In: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Models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igenous Nations*, ed. D. CHAMPAGNE & J. STAUSS,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61–81.

PARIS, S. G., ed. 2002. *Perspectives on Object-Centered Learning in Museums*. Mahwah,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PETE, S. 2016. 100 Ways: Indigenizing and Decolonizing Academic Programs. *Aboriginal Policy Studies* 6 (1), 81–89.

PIPER, D., J. JACOB, R. YAZZIE, & D. CALDERON 2019. Indigenous Methodologies in Graduate School: Accountability, Relationships, and Tensions. In: *Applying Indigenous Research Methods: Storying with Peoples and Communities*, ed. S. WINDCHIEF & T. SAN PEDRO, New York: Routledge, 86–100.

PROWN, J. D. 1982. Mind in Matter: An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 Culture Theory and Method. *Winterthur Portfolio* 17 (1), 1–19.

ROBINSON, M. 2016. Mi’kmaw Stories in Research. In: *Visioning a Mi’kmaw Humanities: Indigenizing the Academy*, ed. M. BATTISTE, Sydney, Nova Scotia: Cape Breton University Press, 56–68.

SCHULTZ, L. 2018. Object-Based Learning, or Learning from Objects in the Anthropology Museum. *Review of Education, Pedag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40 (4), 282–304.

SEED-PIHAMA, J. 2019. Naming Our Names and Telling Our Stories. In: *Decolonizing Research: Indigenous Storywork as Methodology*, ed. J. ARCHIBALD, J. B. J. LEE-MORGAN, & J. DE SANTOLO, London: Zed Books Ltd., 107–119.

SMITH, L. T. 2012.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Second.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SMITH, L. T. 2019. Foreword. In: *Decolonizing Research: Indigenous Storywork as Methodology*, ed. J. ARCHIBALD, J. B. J. LEE-MORGAN, & J. DE SANTOLO, London: Zed Books Ltd., xi–xii.

SMITH, L. T., E. TUCK, & K. W. YANG 2019. Introduction. In: *Indigenous and Decolonizing Studies in Education: Mapping the Long View*, ed. L. T. SMITH, E. TUCK, & K. W. YANG, New York: Routledge, 1–23.

STEFFENSEN, V. 2019. Putting the People Back into the Country. In: *Decolonizing Research: Indigenous Storywork as Methodology*, ed. J. ARCHIBALD, J. B. J. LEE-MORGAN, & J. DE SANTOLO, London: Zed Books Ltd., 224–238.

TIBALLI, A. 2015. Engaging the Past: Haptics and Object-Based Learning in Multiple Dimensions. In: *Engaging the Senses: Object-Base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ed. H. CHATTERJEE & L. HANNAN, Surrey, UK: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57–75.

TUCK, E. & K. W. YANG 2012. Decolonization Is Not a Metaphor. *Decolonization: Indigeneity, Education and Society* 1 (1), 1–40.

WILLCOCKS, J. 2015. The Power of Concrete Experience: Museum Collections, Touch and Meaning Making in Art and Design Pedagogy. In: *Engaging the Senses: Object-Base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ed. H. CHATTERJEE & L. HANNAN, Surrey, UK: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43–56.

WILSON, S. 2001. What Is Indigenous Research Method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Native Education* 25 (2), 175–79.

WILSON, W. A. 2005. Relieving Our Suffering: Indigenous Decolonization and a United States Truth Commission. In: *For Indigenous Eyes Only: A Decolonization Handbook*, ed. W. A. WILSON & M. YELLOW BIRD,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89–205.

WILSON, W. A. & M. YELLOW BIRD 2005. Beginning Decolonization. In: *For Indigenous Eyes Only: A Decolonization Handbook*, ed. W. A. WILSON & M. YELLOW BIRD,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7.

ZOBEL, M. T. 2018. Foreword. In: *Savage Kin: Indigenous Informants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by M. BRUCHAC,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ix–xiv.

## 联系方式

Lainie Schultz, Academic Partnerships Coordinator

Address: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11 Divinity Ave, Cambridge, MA 02138, USA

Email: [lschultz@fas.harvard.edu](mailto:lschultz@fas.harvard.edu)

## 关键词

Indigenous research, Indigenous pedagogies, decolonization, collections-based learning



# 基于放大器和转换器双重角色的模型： 大学博物馆的功能分析

Zhao Ke | 赵轲、Wang Nianci | 王念慈

## 摘要

本研究重点探讨大学博物馆、大学相关学科和行业，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放大器（amplifier）和转换器（converter）功能的反馈电路模型（feedback circuit model），并以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The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为例，说明这个模型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大学博物馆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放大物质遗产的教育意义，并将其输出到社会。另一方面也是转换器，可以将物质遗产的历史意义转变为文化力量，输出至社会。而文化力量又会回流到大学博物馆所依附的大学相关学科和行业，并促进其发展。因此，大学博物馆、大学和社会共同构成了一个反馈回路的模型，大学博物馆与所在大学的目标是一致的。



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围绕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开展保护、研究、交流和展示工作,由此实现教育、学习和娱乐的目的(SANDAHL 2019)。作为全球博物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博物馆也肩负着同样的责任和使命。世界上第一家近代意义的公共博物馆是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YI 2014),中国的第一家公共博物馆是1905年落成于通州师范学校的南通博物苑(YUAN和ZHANG 2012)。上述两座博物馆都首先诞生于大学校园。回顾历史,可以说大学博物馆一直是博物馆领域的先导。

大学博物馆因其具有的双重性质,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博物馆作为大学的一部分,需要体现大学的风格、学科特色和文化基因,同时服务于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另一方面,大学博物馆也是博物馆行业中的一员。作为大学的文化地标,大学博物馆在为公众服务和传播大学使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KING 2001)。同时,这些博物馆还要满足公众提高科学文化素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文化自信的需求(ZHANG和LIU 2018)。可以说,大学博物馆已经成为连接大学与社会的知识桥梁。

尽管扮演着重要的双重角色,大学博物馆依然面临着与大学缺少互动的问题(ZHANG和LIU 2018)。中国正在大力建设大学博物馆,截至2019年11月,大学博物馆的数量已经超过300家(安徽师范大学,2019)。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大学博物馆与大学之间互动不足的问题会导致博物馆无法准确体现大学的文化基因,而这个缺陷又会对大学与社会的交流产生负面影响(ÖZDEMİR和GOKMEN 2017)。以往针对大学博物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这些博物馆的发展现状(HU 2017, HU 2019, NYKÄNEN等人 2018, SHEN 2019, VERSCHELDE 2001)、公众关系(CHAI 2019, FU和XIA 2019, KELLY 2001, KING 2001)等方面。很少有研究注意到大学博物馆、大学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也与博物馆的发展效率、与社会的积极互动息息相关。总之,有必要探讨大学博物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厘清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博物馆从业人员解决相关问题,这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本研究试图分析大学博物馆、大学与社会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随后,找出不同部分在互动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尝试构建一个通用的模型,以此推动大学博物馆的高效发展。同时,为帮助大学博物馆更快发展,本文还加入了案例探讨。

## 模型

大学博物馆、大学与社会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放大器和转换器的反馈电路模型,将三者的关系可视化呈现,如图1所示。大学博物馆在反馈电路中发挥着放大器和转换器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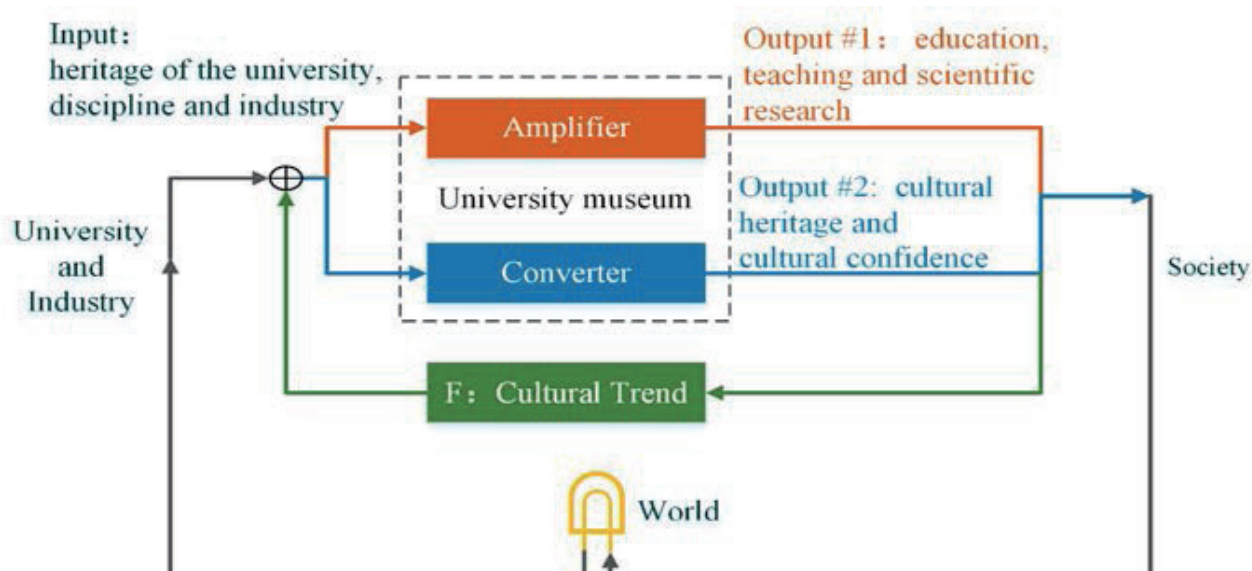


图 1 放大器 and 转换器双重作用的电路反馈模型

从第一项教育使命的角度来看，大学博物馆如同一个放大器，即图 1 的橙色部分。大学及其学科和相关行业将物质遗产（文献档案和实物）交付大学博物馆。博物馆开展保护、修复和研究，通过教学课程、公共教育活动、展览以及学术成果等形式向社会输出。博物馆的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通过不懈努力，增加了受众范围。这些工作也放大了物质遗产的原始意义，从而产生更多对社会具有价值的文化输出。此外，前来探访欣赏的观众就是保存遗产的最重要保障（LOURENÇO 和 WILSON 2013）

从文化传播的目标角度来看，大学博物馆扮演着转换器的角色，即图 1 的蓝色部分。博物馆将物质遗产的直观价值转化为文化力量，引起观众的文化共鸣，树立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传承。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指出，大学博物馆要积极思考博物馆的自我定位、构筑新型平台、做好人类遗产保护等问题（安徽师范大学 2019）。物质遗产所具有直观价值，使大学博物馆能够帮助公众产生发散性思维、激发灵感火花和培养认知习惯，促进文化记忆的形成。在社会层面，上述灵感、火花和记忆汇聚成文化认同，通过教育、教学和科研过程的输出，构建文化自信。

在反馈电路中，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会被反馈到大学及其相关学科和行业，从而吸引更多关注和输入，即图 1 的绿色部分。公众的参观体验和知识收获，让这些学科和行业愈发成为焦点，社会效应呈几何级增长。关注和考察也有助于这些与学科有关的企业、机构“改进和优化”（improve and optimize）自身领域。同时，这种瞩目也促使其更多地思考物质遗产的内在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意义。在下一次的循环中，上述“改进和优化”以及“价值和内涵”将推动大学博物馆形成一个反馈回路。

随着反馈的完成，一方面，大学博物馆获得更加充足的输入，借助外力壮大自身并持续发展成长。另一方面，大学博物馆积极总结经验，通过文化创新，催生新的思想和理念。

电子系统中有正、负两种反馈回路。在正反馈回路中，输出与输入的叠加增强了放大效果，改善电路性能。在负反馈回路中，输出起到与输入相反的作用。于是，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减小，



系统趋于稳定。延续前述分析,大学博物馆扮演着双重角色。大学博物馆、大学及其相关学科和行业,以及社会在反馈模式中形成互动关系,有助于大学博物馆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让整个系统更趋稳定。此外,大学博物馆发展愈好,相应的放大系数就越大。可以在循环中获得更多的输出,并为下一个循环提供更多的输入。良性循环将“点亮”(lights up)我们的世界,并使之更加美好。

### 双重角色模型的案例分析

中国第一座综合性的电子科技博物馆位于电子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Electron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UESTC)。博物馆拥有 14 325 件藏品,涵盖电子工业的所有领域。藏品中的 80% 是由中国电子行业的 101 家研究机构和企业捐赠。电子科技博物馆(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ESTM)向公众免费开放,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博物馆每年开放时间超过 310 天,年接待观众超过 10 万人次。

电子科技博物馆在模型中逐次发挥着放大器和转换器的作用。博物馆与学科、行业以及社会建立了良性反馈关系,有效促进了社会公共教育的发展。

下文将基于双重角色和反馈电路模型对博物馆加以分析。

### 电子科技博物馆的外部输入

大学博物馆的外部输入是整个模型的起始。电子科技博物馆的收藏策略,是直接从校外电子行业的公司、工厂和研究机构征集产品和仪器。电子科技博物馆以记录电子工业的发展为定位。明确的收藏策略确保了博物馆的建设发展更加高效。这同时也帮助大学解决了教学和科研方面缺少遗产传承的问题。2015 年启动征集工作时,馆内仅仅拥有 20 件藏品。博物馆根据学科和行业的发展历史,面向国内外的整个电子行业,全方位整合资源。电子科技博物馆与 41 座城市的 101 家企业、科研机构和收藏家开展合作,成功收藏了很多能代表中国电子工业发展历史的珍贵物品。



图 2 与博物馆合作的部分企业



博物馆的“实物收藏”（objects collecting）过程其实更是在“拯救遗产”（heritage rescue）。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收藏的马可尼通信器材（Marconi Communicators）是 2015 年从四川国际电台通信基地（Sichuan International Radio Communication Base, IRCB）收集的，基地位于眉山地下 10 米。2001 年四川国际电台退役。电台曾经保障了中国的紧急通信能力。倘若稍晚一些收集，这些马可尼通信器材很可能就再不见天日。一旦相关人员离世，就没有人能证明其曾经在历史上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图 3 四川国际电台通信基地调查现场（位于地下 10 米）。拍摄：赵轲

另一方面，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也会为未来收藏当下的物品。电子技术对于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电子技术相关物品的收藏和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数百年历史的文物相比，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的很多藏品是非常年轻的。然而随着电子科技的飞速发展，电子产品和仪器的更新迭代很快。如果等到 200 年后再来搜寻遗产恐怕就来不及了，因此从现在开始收藏更具前瞻性。为未来收藏今天，这更有意义。

可以说，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实施的藏品征集策略，从相关的大学学科和行业向博物馆输入物质遗产。博物馆里超过 14 000 件的藏品实物，为反馈电路模型提供了高效的输入。

### 放大器和转换器的输出作用

作为大学博物馆，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肩负着电子技术教育、教学和科研的使命，发挥放大器的功能。博物馆搭建了面向各个年龄层次公众的教育平台。博物馆在大学里开设电子技术课程，同时也开设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课程。对于中学生来说，博物馆可以成为他们了解电子技术领域的窗口，有助于激励他们思考职业规划。博物馆与小学开展馆校合作，与超过 70 所中小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博物馆在这些学校建立电子实验室，开设启发式课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走进社区，普及电子科学知识，提供平等的教育服务，由此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养。通过这些措施，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成为四川省和成都市的科普教育基地和科学中心，充分履行了自身的教育使命，放大了电子工业遗产的重要价值。



图 4 面向小学的教育活动——退休教授正在指导小学生。拍摄：赵轲

电子科技博物馆发挥着转换器的作用。博物馆，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医学类博物馆，不应只是关注过去（SAMUEL 等人 2018）。观众在参观的过程中回顾历史，思考和体验，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从实物的角度来看，相关学科和行业输入的大学科技类藏品，本来就是提高生产力的工具。不过进入博物馆并成为藏品以后，物品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它们脱离了原有语境，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藏品转化为传承科学人文精神和提升本土文化自信的遗产。而从人的视角来看，观众不仅认识到这些仪器或图像材料的科技功能，还重新审视其文化价值。在参观和探究的过程中，观众们也会关注科技的发展，了解推动变革的火花。他们的大脑中产生了一阶共振，激发探索相关领域的兴趣。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人们对科技类藏品的认知开始超越了藏品本身的历史。当领悟了藏品所具有的火花意义之后，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二阶共振，这让他们对人类文明有了更为坚定的认识，更深刻地从当地乃至全球的角度理解文化。随着传承和自信从个体影响到更多人，最终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群体效应和文化潮流。

作为放大器和转换器，大学博物馆向社会输出教育和文化，这是博物馆的功能和宗旨，也是博物馆顺利运行反馈模型的重要动力。大学博物馆向社会传播知识和能量，激励公众，坚定文化自信，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 外界对大学及其相关学科和行业的反馈

通过大学博物馆的教育输出，公众能够理解博物馆所传达的理念，从而更深入地认识人类文化。由此形成的一种文化潮流，将反馈到博物馆所在的大学及其相关学科和行业。

电子科技的发展推动了电子科技博物馆的建设，电子科技博物馆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子科技行业的发展。博物馆的成立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带动了电子科技大学创办博物馆的趋势。到目前为止，至少有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Guizho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lege）、杭州电子科技大学（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西安电子科技大学（Xidian University）等 3 所电子科技领域的大学准备建造科技博物馆，3 所学校拥有在校生约 9 万人。2018 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落成。



另一方面，对于电子科技大学及其相关学科和行业的发展而言，博物馆发挥着积极的反馈和促进作用。科学技术曾经只被认作是推动生产力的工具。然而电子科技博物馆的创办、运行和发挥功能，从中可以发现科技博物馆以科技为力量，正在逐渐从历史文物保存者的角色转变为教育研究和科技发展的引领者。与此同时，在博物馆的帮助下，人类通过教育和研究的反馈，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图 5 电子科技大学校友会发起的藏品捐赠活动。拍摄：赵轲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科技类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不仅能够促进教育水平的提升，推动科技的进步，更可成为文化传播的推动力。博物馆提升了文化的力量，让更多人参与科技探索，由此助力科技迈向前行。

### 电子科技博物馆的发展

除了输入、输出和反馈以外，反馈电路模型还包括大学博物馆自身的发展，这对模型的合理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子科技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以世界电子科技发展史的视角，突出展示了中国电子工业发展历程中的代表性物品、人物和事件。在 2 000 平方米的常设展厅中，根据技术发展过程，依次陈列有通信、雷达、广播电视、电子测量仪器、电子元器件和计算机等 1 000 余件展品。这些展品勾勒了电子工业的发展轨迹。



图 6 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的通信展区。拍摄：赵轲

常设展览还设计了许多互动设备，帮助观众亲身体验藏品背后的技术应用。举例来说，通信展区有一个互动装置，能让观众使用摩尔斯电码（Morse Code）发送电报，帮助他们了解早期通信中编码的概念。广播电视展区则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直播间，观众可以在不同场景中扮演电视主持人。电子测量仪器展区里设计了示波器模拟交互区域，观众通过转动旋钮改变屏幕上的波形。这有助于了解示波器测量信号的基本操作。博物馆的老师还指导学生们还原了证明电磁波存在的赫兹实验。博物馆将历史上科技革新的火花重新带入了公众视野。



图 7 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复原的赫兹实验。拍摄：王念慈

依托所属大学的优势，电子科技博物馆让学生（JARDINE 2013）参与研究、策展和导览。这些学生不仅对藏品有一定的研究，而且对相关的科技史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们能够根据不同类型的观众提供恰当的讲解，最大限度满足了观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对于学生讲解员来说，他们不但学习到相关的科技史知识，还提高了自己的专业学习水平。

电子科技博物馆从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互动设备、学生讲解、管理体系等方面进行自我发展进化。从放大器功能方面分析，电子科技博物馆的良好发展增大了放大系数，使其更好地发挥放大器的功能；同理，良好的发展也能使电子科技博物馆更好地在模型中发挥转换器的作用。

## 结论

本研究提出一个反馈电路模型来表现大学博物馆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反映了大学博物馆与大学相关学科和行业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大学博物馆扮演着放大器和转换器的双重角色。研究以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为例，分析了模型实现的过程。

电子科技博物馆利用所属大学的学科优势，面向全社会征集实物和信息资料并作为藏品保存。通过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引导观众思考，充分发挥教育功能。观众在了解电子科技的历史后，坚定文化上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反过来又促进了大学及其相关学科与行业的发展。这个案例从输入、自身发展、放大器和转换器的双重作用，以及反馈过程这四个环节，进一步明确了大学博物馆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性。

本文提出的模型阐明了大学博物馆、大学与相关学科和行业以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为探讨大学博物馆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提供了依据。同样也有利于对大学博物馆加以优化，充分发挥其在大学和博物馆领域的双重作用。



## 致谢

本文获得电子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 (No. ZYGX2019J147)。

## 参考文献

-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2019. The 5th National University Museum Director Forum was held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https://bwg.ahnu.edu.cn/info/1002/1162.htm>
- 柴婧. 2019. “双一流”背景下大学博物馆认知与构建 [J]. 艺术研究. (CHAI, J. 2019. Cogni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Museum under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Disciplines of the World” Background) *Art Research*, 53–55.
- 傅林, 夏志刚. 2019. 高校博物馆的公共定位及职能探析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FU, L., & XIA, Z. G. 2019. Public Orientation and Function Analysis of University Museums.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81–89.
- HU, Y. 2017. University Museums Reflecting the Large Pic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Museum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9, 31–39.
- 胡英强. 2019. 浅析高校博物馆的现状和发展策略 [J]. 科技咨询. (HU, Y. Q. 2019.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University Museums. *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17, 246–251.
- JARDINE, N. 2013. Reflection on the preservation of recent scientific heritage in dispersed university collection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44, 735–743.
- KELLY, M. 2001. Managing university museums. Education and Skill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 LOURENÇO, M. C & WILSON, L. 2013. Scientific Heritage: Reflections on Its Nature and New Approaches to Preservation, Study and Acces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44, 744–753.
- NYKÄNEN, P., ROTHERMEL, B., SIMPSON, A. 2018. Global issues for university museums.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10, 8–9.
- ÖZDEMİR, N., & GOKMEN, H. S. 2017. The role of University museums in the formation of new cultural layers: the case of Golden Horn, Istanbul.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9, 40–50.
- SANDAHL, J. 2019. The Museum Definition As the Backbone of ICOM. *Museum International*, 71, 1–9.
- 神潇. 2019. 试论高校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J]. 科技咨询. (SHEN, X. 2019. Expound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University Museums. *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17’ 240–241.
- SAMUEL, J., M., A, ELSA, C, TACYE, P & ALISON, T. 2018. Collecting Contempora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33 (5), 402–427.
- 易丹妮. 2014. 欧洲早期博物馆的兴起: 背景与历程 [D]. 浙江大学. (YI, D. 2014. The Rise of Early Museums in Europ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Masters Dissert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 袁晓春, 张爱敏. 2012. 从登州文会馆博物馆到南通博物苑——传教士狄考文与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发展 [J]. 中国博物馆. (YUAN, X., & ZHANG, A. 2012. From Tengchow College Museum to Nantong Museum – Calvin Wilson Mateer the Missiona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University. *Chinese Museum*) 61–65.
- 张洪钢, 刘森. 2018. 高校博物馆文化功能发挥的困境与对策 [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ZHANG, H. G., & LIU, S. 2018. The Difficulty and Strategy of Giving play to Cultural Function in University Museum. *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2, 141–144.

## 联系方式

Dr. Zhao Ke, Director of the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Addres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No.2006, West-tech Zone, Chengdu,

China

Email: zhaoke@uestc.edu.cn

<http://www.museum.uestc.edu.cn>

Wang Nianci

Address: Addres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No.2006, West-tech Zone, Chengdu, China

Email: AllianWang@126.com

<http://www.museum.uestc.edu.cn>

## 关键词

university museum, amplifier, converter, feedback





# 贡献者名单

**RHONDA DAVIS**

30.

Macquarie University; rhonda.davis@mq.edu.au

**GINA HAMMOND**

30.

Macquarie University; gina.hammond@mq.edu.au

**KATE HARGRAVES**

30.

Macquarie University; kate.hargraves@mq.edu.au

**LEONARD JANISZEWSKI**

30.

Macquarie University; leonard.janiszewski@mq.edu.au

**NADIA MACHA-BIZOUMI**

15.

Democritus University of Thrace; nantia.macha@gmail.com

**LIBBY MELZER**

8.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emelzer@unimelb.edu.au

**LAINIE SCHULTZ**

41.

Harvard University; lschultz@fas.harvard.edu

**ANDREW SIMPSON**

6, 30.

Macquarie University; andrew.simpson@mq.edu.au

**ROBYN SLOGGETT**

8.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rjslog@unimelb.edu.au

**JANE THOGERSEN**

30.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jane.thorgersen@sydney.edu.au

**ALEXANDRA TRANTA**

15.

University of West Attica; atranta@uniwa.gr

**WANG NIANCI | 王念慈**

55.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llianwang@126.com

**ZHAO KE | 赵轲**

55.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zhaoke@uestc.edu.cn



The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is  
publish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ce CC  
BY-SA 4.0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umac.icom.museum](http://umac.icom.museum)

Graphic edition: Gina Hammond

ISSN 2071-7229